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售一千五百元·

INDEPENDENT NON PARTY · THE OBSERVER

第二卷　第八期

專論

**美蘇間的恐懼**　蔡維藩

**論政府改組**　劉迺誠

**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　潘光旦

討論

對于錢端升先生所擬『聯立之路』的意見　北京大學政治系學生

觀察通信

新局面前夕的派系爭鬬及人事佈置（南京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記天津車站丟盡國家體面的一幕（天津通信）本刊特約記者

人物

記陳達教授　全慰天

文藝

一曲難忘　李慕白

讀者投書

延安歸客談
私人感情與國家利害
急官兒
關于胡海門
天下第一無聊筋事

觀察文摘

我們對於當前時局之建議　王聚非　毛一心　吳偉　徐治平　洪甘人　章鈺　鄒愼之　劉詠春　劉子瞻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吕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 讀者投書

### 延安歸客談

編者先生：最近我遇見一個從延安返京的記者，談到許多延安見聞，是報上看不到的。他說，共軍在延確準備死守，築了三道堅固防線，胡宗南將軍以奇兵抄小路攻入。這小路是臨眞附近一個人跡不到的森林，共軍猝不及防，倉皇退去，故損失甚大。但共軍主力退去後，鄉村中仍有游擊隊，他們記者團宿在王家坪司令部，晚上附近放哨的兩個兵，連人帶槍失蹤了。可是白天又搜索不到共軍，因此他們原來打算再參觀附近的村子，都不敢去。共軍退却時把東西都運走，國軍找了好久才發現一個糧倉，但米中澆了火油，大概是準備燒的。延安街上什麼都買不到，只有軍隊擺的攤攤。照他的看法，肅清共軍斷不容易，捉共軍簡直像捉老鼠。苦的還是老百姓。昨日參政會駐會委員會開會，有參政員提出議案，說共軍自失延安後，劃全國爲若干軍區，湘鄂川黔邊境共軍近又活躍云云，如此下去，全國大部地方要糜爛，軍事變成長久的局面，怎麼得了。希望社會有力人士，堅持和平，中國方有前途。

孫文晉　四月十日　南京

### 私人感情與國家利害

編者足下：四月十日大公報載梁秋水張東蓀二氏致胡海門伍憲子書，質問其參加政府事兩點：一、參加政府後是否立即停戰？否則是否立即退出政府？否則是否同負內戰責任？二、參加政府後是否即釋放政治犯，保障人權？否則是否立即退出？否則是否同負蹂躪人權責任？梁張二氏之質問，其實已太遲了。因民社黨一再聲明過，如內戰不停，人權無保障，決不參加政府。現在已追不及待此二點理想之實現，早已食言而肥。但胡海門回答得最妙。（十一日大公報載其對記者談話）對於梁張二氏之公開信，「決不作任何答覆，以免傷大家感情。」這個「大家」，顯然只指「梁張」與「胡伍」四人之間。由胡海門看來，他與梁張的私人感情，實在比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利益和人權，重要得多。爲了私人感情，可以置內戰和人權這樣大的問題於不顧。所謂政黨領袖之品格如此。這種人一參加政府，中國政治就算民主起來了嗎？國民黨固然不行，這種人就比國民黨行了麼？民社黨指國民黨負信久矣，他們自己能如季布之信守諾言嗎？青年黨早想做官，固不用說了，民社黨向來表示以人民利益爲前提，但把「人民利益」和「私人感情」放在天秤上一稱，立刻見出高下，人民聞此，眞是啼笑皆非也。

馬文昌　四月十一日　上海

### 急官兒

編者先生：有一次，我們有二十五個人在一起聚餐。餐後有各種遊戲。這些遊戲，都很富有政治意味。其中一個是測驗：當由主席說明，政府改組，擱了幾月，鑼鼓雖緊，戲還是沒有上台，一定有許多人心中急死，要每一個人寫出他認爲心中最急的那個人的名字。其中有二人未投票，二十三票的記錄如左：

蔣主席一票　張　羣二票
雷　震四票　曾　琦三票
左舜生二票　蔣勻田十一票

這些參加聚餐的二十多人，大都是政治素養相當高的，所以這個測驗非常有趣。錄之以饗貴刊讀者。

吳傳道　四月五日　南京

### 關于胡海門

記者閣下：前見貴刊二卷六期讀者投書欄內有「胡海門」一則，大意謂胡氏參加政府，因爲事已如此，只好如此，大有責備胡氏之意。我想這類事情，自古已然。這些人是應該值得同情的，紅樓夢一百十九回記花襲人之處境，也是如此。寶玉出家後她本想守節，因爲怕累王夫人寶釵，所以隱忍負重。回到兄嫂家中，曲受款待，又不忍以一死累兄嫂。堅決準備嫁到婆家再自裁，及到蔣家，又是待她仁至義盡，深情如海，如何忍心累他？歸根到底，畢竟是公子無緣，優伶有福。高鶚堅還要用桃花夫人嘲聯來挖苦她，說什麼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不獨息夫人，未免太苛求了。我對於傳君投書論胡海門，我亦有此感覺。前人論士大夫出處，以爲當從狂猖出發，到中行歇脚。若從中行出發，非至鄉愿不可。我們對於中行出發之人，責備不可太苛。

黃楚清　四月八日　北平

### 天下第一無腦筋事

編者先生：中國提倡破除迷信，大約有幾十年了。但因教育不普及，似無效果。其中有許多是民間風俗，不能算迷信，如過年過節，陽曆的製聽等，都有娛樂性質，並無大害。惟有許多洋迷信，却大有害處，如以十三爲不吉等。

昨日我收到一封連鎖信，大意是說，收到後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分寫九信，寄與親友，則有幸福，否則必有奇禍。並說：此信原由英國某會寄出，蔣主席收到後欣然分發，取得勝利，戴笠收到後不理，故墜機而死云云。我想此事不但迷信，而且極不道德。第一，顯然是撒謊。蔣主席那有這種閑工夫，分寫這些無聊信？第二、是心術不好。莫明其妙來一無聊之信，却強迫你費許多時光去寫九封郵寄，如不寄，便咒你惡死。這是太陰毒了。第三、是浪費。試想 信的人如果照寫，九封信紙信封加郵票至少一千元，第二天別人再加法泡製，即爲一萬元，第十天是一萬億元，一個月後要浪費多少郵票紙張？要加重郵局多少負担？再說那些寫信的人，至少化二小時，十天之內要化一百八十萬萬小時，近二百萬年；以每人六十歲計，等於三萬多人的全部生命。第四是愚蠢。如此損人不利己的事，居然有讀書識字的曾做出來，而且不信的人要被咒惡死。若明知別人不會信而仍要做，尤爲蠢極。此雖小事，却見今日中國人之無腦筋一至於此。此事在戰前曾流行一時，最近又盛行，想觀察讀者中收到者必不少，請刊布此信爲幸。

王春芳　四月七日　南京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　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　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冊一千五百元。
訂　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　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　第八期
三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本期作者
蔡維藩：南開大學教授
劉迺誠：武漢大學政治系主任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全慰天：清華大學助教
李梟白：山東大學教授

# 美蘇間的恐懼

蔡維藩

大戰之後，國際間往往產生一個強權政治局面，其構成分子非五強卽四強，最少也未少於三強；然而這次大戰卻產生了一個不幸的美蘇兩強政治局面。五強、四強、或三強局面，縱有問題，彼此間猶有緩衝餘地，兩強局面一經出現，彼此必得合作，否則戰禍雖不一定立卽發生，和平卻難免時受威脅，因爲她們關係太直接，有問題，就難迴旋。美蘇關係無論友善或不友善，向極反常，旣不能和美英或英法關係相比擬，也不能與英蘇或法蘇關係相提並論，可是二次大戰卻將美蘇關係演變到幾乎可說到處可以合作，也到處可以衝突的密切程度。這是人爲的，二次大戰後的世界，事實上，就受着美蘇兩國由人爲關係而形成的兩強局面所支配，這是多麼不幸！

國與國間，從民族傳統到生活習慣，一切都是相異的較相同的爲多，美蘇間當然不能例外。是的，戰時美蘇確合作到歷史上這兩大民族未曾有的親密程度，那因爲戰時大家甘苦共嘗，患難與共，必得集中全力對付當前的大敵，雙方卽有何相異之處，亦必強使其相同，從事救亡圖存的合作。現在共同的敵人覆滅了，美蘇二國也和他國一樣，從民族傳統到生活習慣，一切相異的地方都在發揮勢力。我們讀歷史的人似乎可以承認前一景象是非常的，後一景象是正常的。話說回來，兩國關係這樣轉變，表現於其他兩國間，影響尙不太大，卽表現於戰前之美蘇兩國間，影響也不一定太大，但表現於今日構成世界兩強局面的美蘇間，影響甚大，影響美蘇關係，也影響世界和平。

只要不存偏見，誰都可以看出，年餘以來，美蘇兩國一樣的以他們民族傳統及生活方式相異之處作出發點，表現許多恐懼。我們不否認這兩國間有些足以叫他們彼此恐懼的實質問題，但心理上的勢力則於無形中增加和擴大他們的恐懼。本文擇幾個比較顯著的問題說一說，看他們兩國間恐懼什麼和他們心理上的勢力怎樣增加和擴大恐懼。

## 一　從原子彈到裁軍問題

上面說過，二次大戰結束，產生一個美蘇兩強局面，已爲不幸，而又留下一個原子彈問題，更是不幸。還不幸的原子彈問題，恰巧就落在構成戰後不幸的兩強局面的美蘇二國間，尤其不幸！戰爭結束不久，蘇聯首先正式和非正式的要求美國公開原子彈秘密，無形中將上述三重不幸局面作了總的揭開。美國口頭上一再允諾公開，固未能減輕這局面的緊張，而加拿大關於原子彈秘密洩露的種種情報，反而促使這局面惡化。

從戰爭史來看，一種結束戰爭的新武器，不一定就是發動下次戰爭的武器。可是新武器往往具有製造和平時期戰爭恐懼的勢力。早些日子，美國前陸長史汀生發表一篇論文，大意說，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他和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參謀總長等討論決定八月初對日本投擲原子彈，那時美國只有新墨西哥州試驗後的第二和第三兩顆原子彈，他

們當時認定美國不準備繼續製造，同時也認定對日投擲原子彈，結束戰爭，是將爲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以原子彈作戰的戰爭。我們相信史汀生的話是眞實的，也相信美國人是有理想的，然而這段話就透出美國首先製造原子彈，又首先對原子彈懷着恐懼心理。不知道爲什麼戰事結束之後，美國又繼續製造原子彈，並在太平洋連續演習兩次？可是演習之後，他們一面研究，一面恐懼，其心理就在這樣矛盾中發展。

◉蘇聯在能製造原子彈之前，恐懼原子彈，本是人情之常，但說蘇聯就怕美國對她發動原子彈戰爭，也未免是神經過敏之談。蘇聯實在恐懼美國以原子彈祕密爲其對蘇政治攻勢的武器，其所以堅持美國公開原子彈祕密目的在此，固不必由此窺側祕密以求自製原子彈，然美國在主觀上則不能將這問題看得如此簡單。

自原子彈問題搬到安理會以來，美蘇一再短兵相接，蘇聯堅持美國必須公開原子彈祕密，美國則主張原子彈須在國際考察，監視和管制制度之下予以公開。換句話說，蘇聯主張原子彈祕密須無條件公開，而美國則恐懼原子彈祕密公開之後，他國製造原子彈。就在這問題糾纏不決的時候，蘇聯突然提出普遍裁軍建議。這一建議弄得美國外交界相當倉皇。美國是不會反對裁軍的，但蘇聯這一捷足先登的舉動，不但在美國人心目中是蘇聯掠人之美，而且將主張愼重考慮的美國弄得像是最不贊成裁軍的國家。自一八九九年第一次裁軍大會以來，裁軍問題向難理出頭緒，原子彈問題尙無眉目，蘇聯又提出這萬分繁雜複雜的普遍裁軍問題，美國更感苦悶。蘇聯又提出原子公約建議，主張數十國共簽一約，廢止原子彈，並於簽約後若干日內，所有製造原子彈國家毀棄其原子彈及一切有關原子彈的設備。美國認爲蘇聯準備動員世界對付美國一國，蘇聯認爲世界不耐煩老在坐視一國握有原子彈祕密，威脅和平。美國愈不肯放鬆，蘇聯要求愈緊迫，蘇聯要求愈緊迫，美國對蘇聯恐懼愈加深，愈擴大。上月一次安理會會議後，美英代表先後表示，希望蘇聯方面能够保證蘇聯絕無利用原子彈及裁軍問題窺測原子彈祕密的企圖，蘇聯代表未理睬這挑戰性的表示，美國對蘇聯更恐懼，所謂蘇聯在西伯利亞製造原子彈以及利用德國科學人才從事原子能研究一類傳說，全在美國對蘇聯恐懼心理中發揮勢力；同時蘇聯對美國也更恐懼，更恐懼她將長期依恃新武器壓迫，甚至威脅蘇聯。近半年來，蘇聯特別注意美國北極設備和南極探險以及蘇聯希望掌握北極戰略據點，大半由於對美恐懼心理所致。蘇聯恐懼美國以原子彈祕密來壓迫或威脅她，而美國則恐懼蘇聯利用公開原子彈祕密的要求和喧嚷普遍裁軍的高調，來轉移世界視線，敵視美國，甚至掩護其自己的野心企圖。年餘以來，美蘇間原子彈問題未獲解決，而其彼此恐懼心理却由原子彈擴至南北極。

## ◉二　戰敗國佔領與處理

德日兩國潰敗，歐亞兩地留下兩塊政治眞空區域，美蘇雙方之任何一方，均恐懼另一方首先跨入。她們在德國試行四國共同佔領制度，並未減除兩國恐懼，美國在日本毅然實行美國一國代表盟國佔領制度，却加深了蘇聯對美國的恐懼，而蘇聯因此加強其朝鮮北部的措置，又轉而加深了美國對蘇聯的恐懼。她們恐懼不止，她們跨入這兩塊政治眞空區域的希望不止。戰後她們主張先決定附庸國和約，再準備德國和約，最後着手日本和約，其中一部分理由，就是她們恐懼德日和約一經簽字，雙方跨入這兩塊政治眞空區域的進度卽告中止。

講到處理戰敗國，美蘇也皆懷恐懼。舉凡關於軍事、政治、經濟種種方面措置，一方認爲應從寬，另一方主張應從嚴，反之，一方認爲應從嚴，另一方主張應從寬。再講到戰俘，賠償領土及政治制度等具體問題，美蘇恐懼心理更深，意見更紛歧。蘇聯要知道美國對德戰俘情形，美國質問蘇聯有多少德國科學家移往蘇聯境內？又問蘇聯迄未遣回日本的七十萬戰俘情形如何？蘇聯要根據雅爾達密約，要求獲得德國賠償總數二百億中的一百億元，並要部分賠償以德國生產品抵付，美國認爲德國無此償付能力，在美國今日接濟德國糧食與將來扶助德國生產條件之下，美國不能同意成立等於美國代付德國賠款的賠償辦法；同時，蘇聯指摘美國業已搬運德國太多的工廠設備和物資，美國則質問蘇聯搬運德國設備和物資情形太不明瞭。日本賠償問題醞釀已久，美蘇兩國對此不合作，美國決意先與願意合作的國家實行日本初步賠償計劃。領土問題，日本方面，大致決定，德國方面則不然。蘇聯要求參加魯爾國際管制，美國始終未承認德波邊界已獲最後解決，這就是兩個難決的問題。此外，如蘇聯搬運中國東北及與國

境內大量工業設備和物資，也成了美蘇間久爭未決的問題，因為蘇聯儘管堅認這些是她應得戰利品，美國不但不承認這樣解釋，而且根本懷疑蘇聯這類行為的根本動機。說到德日政治制度，揭穿的說，美蘇雙方皆恐懼另一方促使德日建立像其自己的政治制度。來培植兩戰敗國親美或親蘇的勢力。美蘇雙方對於戰敗國佔領和處理，皆懷恐懼，有時一方怕另一方過寬對待戰敗國，有時一方又怕另一方過嚴對待戰敗國，其標準則是彼此恐懼對方經由培植或摧殘戰敗國以遂自利企圖。

因為彼此恐懼，原子彈及裁軍問題固未解決，德國和約問題困難重重，日本和約問題的最後解決更是渺茫。看莫斯科會議中連一個四國佔領與管制得完整報告都擬不出來，便知美蘇兩國被籠罩於彼此恐懼心理中達於何種可怕程度！

## 三　勢力範圍

美蘇二國各有一套主義和制度，她們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習慣，也有彼此相異的應人接物的作風和態度。戰前和戰時，她們這些不同，皆不大成問題，戰後則全成問題。從美國立國本質到最近杜魯門總統發表援助希土二國政策，許多地方指出美國人民和他們政府同樣恐懼蘇聯共產主義勢力擴張，來威脅或消滅美國自以為最理想的那一套民主方式的生活，儘管甚多美國人自己認為生活程度較他國為高，美國國內沒有容讓共產主義滋長的園地，但他們却深深恐懼外來的共產主義勢力伸入美國，危害他們生活，或蘇聯共產勢力擴張，致使美國孤立而在生存上遭受嚴重威脅。蘇聯心理上也矛盾，他們向來相信資本主義終必潰滅於共產主義之前，但又恐懼資本主義國家鎗先圍攻蘇聯。一方時時恐懼對方威脅其生存，而又皆不願奔上戰場決鬥，于是雙方不約而同，各自競相擴張其國際上的勢力範圍，以求安全；這樣愈求安全，愈感不安全，愈擴張勢力範圍，愈增添接觸機會，愈感覺遭受威脅，愈加深雙方互相恐懼心理。美國時常揣想東歐「鐵幕」內容，越揣想，越恐懼，再想到遠東，把「鐵幕」看成「鐵圈」，則更恐懼。戰爭以來，美國勢力幾乎遍及全世界，她除像蘇聯以主義為擴張勢力的資本外，尙有金元外交為其更有力的資本，蘇聯聽了到處「美國頂好」之聲，深深恐懼美國正在領導世界包圍蘇聯。我們雖不敢說，蘇聯定要從現狀破壞中以求建設適合蘇聯政策的世界，但可斷言，美國實想建設許多能過像美國生活的國家，來阻止蘇聯勢力的擴張。如果承認美蘇二國競相擴張勢力範圍，根本動機是求自身安全，而非侵略他國，我們也該相信雙方愈擴張勢力範圍，愈懷抱恐懼心理，而雙方勢力範圍接觸機會愈多，其恐懼心理愈加深。美國看一看地圖，如果蘇聯勢力控制希臘，海峽問題不了了之，半個地中海必進入蘇聯勢力範圍，如果蘇聯勢力再控制德奧，歐陸全部將為蘇聯所控制，剩下來的恐怕只是孤懸於西北角的英國；再算一算人口，蘇聯加上東歐「鐵幕」內的國家，人口超出二萬萬，如果再赤化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四萬萬人口的印度連同東南亞和南洋皆不能獨立佔住，那終必是蘇聯領導十二萬萬以上人口抗美大集團的形成：這在美國想像中是多麼可怕的景象！蘇聯對美也有所恐懼，美國一套生活方式已足引人，現在南北極大下工夫，又對許多國家運用金元外交，她要在軍事戰外交戰經濟戰戰略上先佔優勢，以充實其業已對蘇形成包圍的實力；這在蘇聯想像中也是可怕的景象！

## 四　聯合國與五強合作

聯合國本是和平之路，美蘇二國的恐懼，應該逐漸消逝於這條和平路上，而從頓巴敦到舊金山，有關五強的原則和制度，皆要五強在合作中加強聯合國功能，領導世界消弭一切國際恐懼，以求永保人類和平。不幸，美蘇二國恐懼多，她們皆未在這聯合國與五強合作關係中表現適當。美國是重視民主的，她以為在國際場合中講民主，至少世界輿論可以制裁少數國家的不當行為，然而這却引起蘇聯極度不安，因為蘇聯就恐懼美國憑其「人多勢衆」的背景，在國際間處處佔着對蘇不利的優勢；蘇聯之所以始終堅持大國否決權制度完整，是因為這緣故。美蘇二國之所以在巴黎和會中斤斤較量於多數表決與三分之二表決程序之間，也是因為這緣故。有一次，在安理會場合中，蘇聯代表對美國代表表示，希望以後美蘇二國對某種問題直接商討之前，國際會議最好不輕易召集；這表示是最堪玩味的！

五強是聯合國支柱，事實上世界也必須經由五強合作才能享受和平。五強佔聯合國家十分之一弱的比例，應該容易合作，而美蘇兩國也皆應該全力支持五強合作，然實情則不如此簡單。美國最贊成也始終倡導五強合

作制度；羅斯福、赫爾、斯退丁紐斯、貝爾納斯等談到強國合作，總提出五強合作的主張，去年赫爾從病榻上發出的呼籲，仍諄諄忠告五強合作，共保世界和平。和在聯合國大會場合中情形相似，蘇聯仍然恐懼美國在五強合作制度中發揮其「人多勢衆」的優勢，弄得蘇聯面臨一對三或一對四的局面。我們知道，聯合國憲章如無大國否決權制度的規定，蘇聯極可能不加入聯合國。年餘以來，大國否決權制度，雖遭受許多攻擊，蘇聯則認其爲補救她自身孤立危險的制度；事實上，也就是視爲防止美國「人多勢衆」優勢的發揮能力的制度。講理論，美蘇皆不反對五強合作制度，講運用，兩國見解不全同，有時正相反。五強外長會議制度是一個最清楚的例子：外長會議是由美英蘇三巨頭會議中孕育出來的，他們在雅爾達決定產生三國外長經常會議制度，又在波茨坦決定產生中美英蘇法五國外長經常會議制度，並決定其準備義大利等五國及德國和約的任務。一九四五年九月首次五國外長會議召開於倫敦，同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召開外長會議，仍然遵照波茨坦宣言中的五國協議，宣言中美英蘇法五國共同籌備對義大利等五國和約程序。但在一九四五年首次五強外長會議中，蘇聯首先反對中國參加歐洲問題的討論，也不贊成法國過問歐洲全部問題，弄得那次會議無結果而散。一九四六年美英蘇法四國召集外長及外長代表會議，商擬義大利等五國和約草案，始終未邀中國參加，巴黎和會將召開，蘇聯反對中國爲和會邀請國。和會閉幕，美英蘇法四國在紐約的舉行外長會議，最初通過五國和約，也未邀中國參加，當時決定討論準備對德和約工作，蘇聯又反對中國參加。因此，從去年底起，四國外長代表會議和現正舉行的莫斯科會議，皆未邀中國參加。莫斯科會議討論對德和會程序問題，美國表示中國應爲邀請國之一，英法皆贊成，蘇聯又持異議。在五強合作制度這樣矛盾發展中，蘇聯似乎違背協議，美國似乎遵守協議，其實，這是有關美蘇兩國對於運用這制度根本見解不同的問題，局外人固不必刻版的認定這是一國違背協議或一國遵守協議的行爲，也不必主觀的論斷這兩國對中國確有情誼厚薄的差別。說明白些，美國要由三強四強以至於五強合作制度擴大國際合作範圍，而蘇聯則要縮小強國合作範圍，以加強眞正強國領導世界地位。如不故存偏見，我們在各國能爲世界和平放棄「國家主權第一」觀念之前，根本不能拿國際民主這一類動聽名詞，來衡量美蘇兩國不同的表現，而應根據實情，來認識她們對於五強合作制度見解互異的根由；能有這樣認識就能了解英蘇進行修改同盟條約談判，會引起美國疑慮的理由，同樣的，也可了解去年英外相由紐約返國發表演講，首次提到由五強合作而加強聯合國的外交政策，會引起蘇聯對英蘇同盟的修改要求。

聯合國及五強外長會議之外，國際間締結同盟，本可視爲協助世界機構保障和平的另一制度，然美蘇兩國對這制度看法又不同。美國根本不願再有同盟制度，而願各國同在聯合國機構之內共保和平，即或需要同盟，也須諸大國共結同盟，且須以防範戰敗國侵略勢力再起爲唯一目的；蘇聯則重視一國與另一國各別同盟，並以兩國共同防範一般侵略爲目的。就歐洲來說，美國寧願美英蘇法四國共結防德同盟，但似未想到蘇聯會恐懼美國又代她創立一個一對三而孤立的局面。蘇聯願和英法分別同盟，如果美國願意，蘇聯也未嘗不願單獨締結美蘇同盟，其目的則是兩國共同防範第三國，但似未想到這會引起美國認爲蘇聯在這樣以自己爲中心的同盟體系之中，一個同盟條約將全以另一同盟的另一國爲其第三國，也許幾個同盟將全以美國爲第三國的這一類恐懼。因爲兩國有這樣恐懼心理，英蘇進行修改同盟條約談判，美國不免有所疑慮；英法趕在莫斯科會議之前簽訂同盟條約，蘇聯不大歡迎，美國始終主張締結防德四強公約，蘇聯迄不表示意見。

國際間的恐懼，或來自懷疑和嫉妒心理，或來自具體事實，皆有釀成大禍的危險。姑不問上述美蘇間恐懼的根由從何而來，她們二國既有許多恐懼，爲求世界眞正和平，她們必得從彼此瞭解中逐漸解除彼此恐懼。談到國際瞭解，本非易事，但吾人也無因此悲觀理由，因美蘇兩國如皆能站在厭惡戰爭與愛好和平共同觀點上，致力於彼此瞭解，她們終可由逐漸解除恐懼的心理，而解除促使她們恐懼的事實。我們希望美蘇兩國政治家發揮大智大慧，領導兩國彼此瞭解，希望美蘇兩國國民同具有政治家風度，支持他們的政治家施展這樣政策。這種希望能否成事實，須看美蘇兩國朝野人士，是不是既有愛國家愛民族的高尙精神，同時也有愛世界愛人類的雄壯氣魄！

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

# 論政府改組

劉迺誠

最近國內的大事是政府改組。在內戰蔓延很廣，經濟危機日深的今日，一般國人，當然注意政府的動態。實際說起來，現在全國人民皆關心國事，因爲每一個人民的生活，至少都在受着一種威脅，不論是軍事的或者經濟的，或者兩者都有。大家期待着政治經濟社會各種環境，能够改善，至少要使一般人民活得下去。

現在的政府淵源於北伐勝利以後，現在的領袖們有些是北伐以前的人物，大部分是抗戰以前的人物，到現在已經有一二十年，甚或二三十年的歷史了。這些人擔任政府首長有這樣久，從年齡上看，大多是在六十左右，已近衰老之年。從權位上看，做過院部首長的人們，在政治上已經是登峯造極了，月圓則昃，這是宇宙循環的定律。從政績上看，這些人主持各部門行政，在相當時期內，已經表現他們的人格，暴露他們的才能，對於他們的實行，一般人民已能作相當正確的判斷。無所建樹的，固應退避賢路，就是略有成績的，也要讓後起的人來試一試。何況我們實在無法說：那一個部門是眞正有成績，那一些人是中華民國所必不可少的人員。一個國家，如果執政的人永遠是某一些少數人，那是不合理的現象，也是很危險的現象。

回憶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至抗戰前夕，秩序逐漸恢復，經濟逐漸穩定，工商業略有發展，教育亦略有進步，此時日人如不來侵，國內政治又能逐漸改善，我們國家或竟能走上軌道。全面抗日局勢形成後，爲應付非常事變計，集權日益加甚，而政治組織與設施，離民主政治亦愈遠。在大敵當前，人民對於這些不圓滿的情形，尚可寄予相當的諒解。但到勝利在望的時候，民主的怒潮已是不可遏抑，在國內外情勢激變之下，各黨各派把握時機，來爭取政權，以後競爭必更形劇烈。非但政府不得不接受小黨小派，盟邦政府並且派遣大員，與國共雙方經常保持接觸，不斷斡旋和談。到了最近，和談固已中斷，而又不能速戰速決，和既不能，戰亦不可，是問題的解決，仍不能不出於政治調協的一法。那末，何不乘早放下屠刀，爲國家民族保一分元氣，留一線生機？

現在且說政府改組。既要改組，則除非增加名額，必有原來的少數顯要要下野，不合時宜的一部分人要被淘汰，又必有少數新貴要上台。各部院原有負責人有一部分可以蟬聯，但必有一番調動。在國內外現階段情勢下，改組的政府勢必容納少數他黨份子，或許另有一部分新貴，來點綴號稱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更須保留少數名額，以待中共及民盟代表來參加。當然，各黨各派如果放棄武力鬥爭，來共同主政，這是好消息，不打仗總是好事。但是要講到施政政策，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此次政府改組，是政黨間勢力的調整，是根據政黨的實力，來作權位的分配，同英美等民主國家政府的改組完全不同。後者是根據民衆的意見而轉變，是反映民衆輿論的。不過，這次改組雖然與人民無關，可是人民在水火之中，對於政府的變動，關心甚切。茲於政府改組聲中，表示幾種希望。

## 一　新政府要有新精神

即將產生的新政府，應當以一種新姿態出現，才能動國內外的觀聽，如果是換湯不換藥，就不必多此一舉。我們所稱新的姿態，一方面是指形式上的新；毫無建樹的人，不管他們有多久的歷史，應當退避賢路，就是略有成就的人，如果有更好的人去代替，也是要更換的。各黨各派的人，要增加一部分，眞正的社會賢達，更要多多的網羅。或者曰：沒有做過官的人，叫他們立刻擔任院部長，既然沒有經驗，如何能勝任愉快呢？應之曰：院部長的任務，是決定政策、能了解社會問題的所在、能明瞭民衆需要的人們是比較適宜的。部長不能勞於瑣碎行政，更不能忙於奔走鑽營，人才是不成問題的，下段還要詳細討論。

更重要的是新精神的表現。固然，沒有新的組織，絕不能產生新的精神。新的精神究竟是怎樣？很難具體說明，抽象言之，可能得着一種概念。從做事方面說，是指積極的做事，而不是消極的做官。做事總有成績表現，保有不　的記錄；做官一定是愈趨腐敗，而終於不能自拔，許多人的前程，就是這樣的斷送。新的精神是能辨白是非曲直，錯誤的要放棄，優良的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新的精神是能順應潮流，而不墨守舊章，因爲社會情形變更，社會問題隨之變更，新問題需要新的方法，才能圓滿解決。

那樣的人纔能表現新精神呢？學識與品格是不可少的，學識是一切的基礎，學識好，經驗富，才能有見地。品格好，才能實事求是，不敷衍，不苟且，腐敗貪污的事皆可以避免。這些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仍然是消極的性質。主辦一部分事務，不要說是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辦事要想有成績，行政要想有進步，主要負責人要有原則，有理想。抱定了原則，原則不合，不輕易上台，上台之後，如果違背原則，就要掛冠而去。理想是一切的原動力，是計劃的指針，是行動的鵠的，沒有理想的人，在任何事業上，是不會成功的，管理衆人之事的人們，更是要如此。有理想，還要有計劃，有政策，政策計劃既定之後，然後按步就班，有條不紊的運行，就是上了成功的途徑。更要有堅定的信念，不可動搖的熱誠，排除一切的障礙，以求事業的成功。我們看：古今中外，凡有偉大成功的人，總有他們的理想，並且要有高尚的理想，又必能持之以恒，理想才能實現。

到了近代，新的精神還要從另一方面表現出來，也可以說是一種方式的兩方面。就是在民主思想發達的近代，管理衆人的事，形式上是治理，事實上則是服務，形式上行政有統屬關係，事實上權責皆要分散，設施要對大衆負責；形式上政府機關不斷頒佈命令，事實上則須極端注意民衆輿論。不但如此，普通政策的決定，特定命令的執行，均須出以民主方式。因爲，在民主國家，不但違反民意的政策不能有，實際也執行不通，要能爲人民所接受，祇能出於勸導之一法，祇有在民衆擁護之下，政策才能澈底的實現。所以，在現代中國的過渡時期，人治已在衰落，法治尚未奠立，行政負責人員欲求行政效率的增高，則有賴於民主精神的表現。

## 二　新政府要有新計劃

不論是私人生活，或是機關行政，或是政府設施，祇要是做事，總得有固定計劃。就是事先對於一件事，要作充分的研究，通盤籌算，議定一種計劃。計劃是做事的步驟，有了計劃，就可以依照既定方針，按步施行。計劃就是秩序，有了計劃，主腦部分綱領在握，督率所屬人員分頭併進，所屬機關各就職責所在，分別推進個別工作，然後全部行政才能如輪齒之相依，有條不紊的圓滿運行。

就行政觀點說，不論是中央行政，還是地方行政，談到計劃，可分對人、對事、對物三種。人的問題最爲重要，因爲一切計劃，不論如何完善，沒有適當的人員主持，則不容易圓滿實現。所以，政府要定一種計劃，未定之前，要注意到有無充分人才來推行，既定之後，又要研究怎樣配合人才，配合適當，方能人盡其才。計劃是工作的程序，就是在一段時期內要做的事，事有輕重緩急的不同，就應當依據其性質，來擬定一種適當的實施程序，才能事盡其功。物材可爲工具，可爲材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人已經先我們而言了。材料爲事業所需，沒有充分的及適當的材料，事業就不能進行，人才亦無所施其技。所以，事與物雖非屬人，雖屬被動，欲求計劃的實現，皆要有精密的計劃，有適當的配合，並且要有適當的人才來主持，而後始能物盡其用。

行政與工作的計劃往往有整個與局部之分，有長期與短期之別。主腦部分對於全部職責，須擬有整個計劃，希望實現一種普遍目的；所屬或相關部分，各各保有局部計劃，實現其各別職責。平行機關間的工作，應能維持其分工與合作；統屬機關間的工作計劃，尤應能作適當的配合。需要大量經費物材或工作的事業，往往需要一種長期計劃；其有急迫需要，或可於短期間完成的工作，則可採定短期計劃。總之，任何行政或工作，於舉辦之前，皆要有計劃，計劃就是工作，並且是工作的主腦，好像在建築上工程師的製圖，圖型一定，建築物即可依樣完成。

計劃是設計，但不能止於設計，計劃一定，就要從事實施。不同的機關，其工作的性質也就不同。主腦部分之職責，在規劃，在領導，而不在實施的瑣細；對於平行的及相關的機關，在調協分工，在提倡合作。對於

所屬機關，在加以有效監督，而不在嚴加干涉；在予以適當調協，而不在肆意指揮；在予以充分協助，使能實現其效用，而不能代爲規劃，以致損害其創造精神。

此外尙須注意者，就是計劃的擬定，固爲負責機關的職任，但不能單獨決定，尤不能閉門造車。對內應使所屬部份，均有參加意見之機會；對外尤應使人民與團體，亦有提供意見之可能。因民衆爲設施的對象，大衆福利爲計劃的最後目的，綜合多方面的意見，然後所定計劃，才能爲一般人所接受，才能作圓滿的實施。

## 三　新政府要厲行法治

吾國自辛亥革命以後，因爲一般人民法治素養缺乏，政治領袖們政治道德不良，至今未能走入法治途徑。最近國民大會通過新憲法，政府又有迅予實施之諾言，値茲憲政將開始，新政府尤應厲行法治，樹立一種風範，使憲政實施之時，不再遭受蹂躪，而終致失效

所稱法治云者，在原則上係指：（一）法律至尊至高，特權不能存在，專斷行動不能發生，甚至政府的自由裁量權，亦應嚴加限制。一切人民祇受法律的統治，如有違法事件，亦祇受法律的制裁。（二）在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就是說：各級人民無貴賤貧富男女之別，其法律地位相同。如有同樣違法行爲，則受同一法律的制裁，並受同等的處罰，不因地位不同而有所軒輊。在法治精神最盛的英國，甚至官吏在公共事務上之行動，本人亦須負責，這樣一來，官吏對於人民之自由權利，不得不百般尊重，英人之自由權利，因而愈益鞏固。

當然，在法治社會中，人民應能享受各種公民自由權利，人身不受非法拘捕，意見可以自由表白，集會可以自由舉行，會社可以自由組織。軍事機關不得指住私人住宅，不得任意宣佈戒嚴，不得干涉民事行政。租稅之議定，以不影響國民經濟爲準則，尤不得從中漁索。一切一切，均須以法律爲根據，法律爲社會的行爲標準，任何個人，任何團體，任何機關，均無違反之正當理由。

非但人民與政府間的相互關係，皆要遵循法律，而政府的運行，尤應以法治爲準則。依政府最近所頒新憲法，中央政制雖則保存五權之形式，實則含蘊責任內閣制的原則。今後國民代表的推選，應以保存選舉的尊嚴爲主旨。憲法承認結社自由，政府亦公認各黨各派的存在，是今後政府的組織，一以政黨政治爲依歸。行政院須對立法院負其責任，並須注意民衆輿論之所在。新憲法所定總統的職權，與威瑪憲法下德國總統的職權，大同小異，今後總統不得有壓迫行政院長之行動，尤不得干涉立法院或國民大會。司法既屬獨立，則今後的法院不能再受行政機關的控制，尤不能蔑視人民的自由權利。

以上所舉各點，是隨意挑選少數證例，藉以表現法治的意義。爲篇幅所限，祇作片斷的陳述，不求有系統的說明。自吾人觀之，在人羣社會內，自政府以至各個人民，如果能尊重法律，協同保持法律的尊嚴。自私人行動以至政府的運行，如果皆能符合法定的標準，再加上法院的精密培養，民衆的嚴格監督，則法治的風氣，不難逐漸樹立，政治道德的水準，亦可逐漸提高。此則有賴於政治領袖們提倡於上，一般人民維護於下，誠能厚培其基礎，始不致因橫逆之來，而傾覆於俄頃之間。

## 四　新政府要力求民主化

在第一第三兩段，已曾附帶提及民主精神之重要。茲僅就民主政治之特徵，簡略申述以下數點：（一）行將成立的人民代表機關，要能眞正由人民推選，如有恫嚇賄賂事件發生，則應宣佈選舉爲無效。各代表要對各選區負責，注意地方權益，整個代表機關要能代表全體人民，提倡公共利益。代表們對代表機關要能傳達地方意見，對於地方要隨時說明政策和實施，使地方與中央打成一片，協同提倡大衆福利。（二）此次改組的政府，亦祇是過度性質，談不到政治責任問題。憲法實施以後，則應嚴格保持責任政府的原則。就在目前，新政府可以多多注意民衆及公共團體的意見，使其設施可以順應民衆請求，至少不致違反民衆利益。（三）在號稱民主國家內，人民可以自由組織政黨，政黨應能公開活動。但是政黨要代表民衆，反映社會輿論，又要能轉移輿論，集中輿論，使政府得以了解羣衆需要所在施政有所根據。現在我國的政黨，或則脫離民衆，或則根本無民衆可言。沒有民衆的政黨，爲不能久存的，更不應當參加政權的行使。

以上三點，皆不是過渡性質的政府所能做到的，我們不必責望牠。但

有兩件可以做到的事，就要加緊努力，一件是地方自治的提倡，另一件是人民自由權利的維護。（一）提倡地方自治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依據地方的需要，來提倡地方人民的福利。一方面使地方人民有參加地方政治的機會，而能獲得一種有效的政治訓練，經過相當時期後，就可以利用這種政治經驗，來參加國家政治。（二）維護公民自由權利，原是民族革命主要目的之一，轉瞬憲政即將來臨，政府尤應預事提倡。公民果能享受各種權利，得以自由表彰其人格，充分發揮其優性，才能變為健全公民。又必多數人民皆是健全公民，而後我們才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

## 五　政府應表彰人才主義

吾國以考試取士，推行已久，方法雖不盡善，其為客觀標準，似無可非議。革鼎以前，科舉制度已廢，而新制未能建立，倖進之門大開，吏治日趨窳敗。中山先生認為吾國前代考試制度的意義很好，在所定新政制中，列為五權之一。最近十數年來，先後曾經舉行多次考試，考試方法業已改善，辦理相當嚴密，錄取也很公正。惟考試範圍不廣，而錄取人員非必即能任用，各種考試乃不為人所重視。結果，公務人員之任用，漫無客觀標準，黨內有派，派內有親疏之不同，有鄉誼戚屬關係者，每能捷足先登，絲毫沒有奧援的人們，或則不得其門而入，或則受排擠而遭屏棄。又一般機關負責人員頗多缺乏民主風度，諂上驕下，喜奴才，用庸才，而惡真才，人才不能進用，行政效率如何可以增高？

這裏所稱人才主義，有三種含義：（一）在憲政之下，代表機關，甚至一部分行政人員如縣長之類，以後由人民推選，我們要真能推選賢能。（二）政府需用大批行政人員，行政效率與人才選拔關係極其密切，我們希望增進行政效率，就要任用專才。（三）政府與人民，今後究將如何滌除惡習，轉移風氣，使人才樂於服公，鑽營徇私的惡習，為人所鄙棄。必能做到這幾樣，然後政治與行政才有改進的希望。

必在建國伊始萬端待理的時候，我們談人才主義，我們的人才是否够多？人才是否够精？這兩個問題常常有人想到。（一）人才是否够多的問題，要看從那一方面講。我國教育不發達，受高等教育的人比較少，如果公共事業辦得多，人才準定不够。但在公共事業不發達的現時，人才固然感覺不够，比較重要的問題，還是配合和運用的方法。並且，人才的訓練，一半要靠教育機關作普通的訓練，一半又賴事業或行政機關本身來鍛鍊技術。換句話說，公共事業發達以後，人才可能就够多，這不是全無根據的樂觀，而是相當合理的推論，似無重大錯誤可言。（二）人才是否够精，這也是一個相對的問題，中國留學生中，有些成績也很好，回國後也有相當的建樹。國內一部分大學，戰前已有相當規模，戰時損失固甚大，今後如能從速恢復舊觀，並力求改進，大加擴充，將來當能供應社會的需要。對於普通事業的建立，技術似乎不成問題，新興事業的創設，開始可以求才異國；建立後若干年內，就有專門人才接替了。在個人看起來，事業的興廢，大部要看管理和領導適當與否，技術尤其次也，就是說領導人才的養成，較難於技術人才的訓練。

我們看：清末海關郵政由少數外籍人員代謀，辦理尚有成績，舉辦之初，人才未成問題。主要原因就是：負責人員有組織能力，有負責精神，待遇優厚，可以延攬人才，信賞必罰，可以獎勵效率。收回自辦之後，也能人勝其職，戰時雖亦發現少數不良行為，這些皆可以矯正。實際說起來，用得其當，人人皆能成為有用之才，至少可以訓練成為有用之人。不得其當，就會埋沒人才，這當然是國家的損失。總之，一國人才之盛衰，以社會文化及公共事業的進展為轉移，人才是否够多，是否够精，皆是相對的問題，儘可設法解決，不會形成嚴重困難。

**合訂本第一卷上下冊**

四月卅日前：每冊一萬二千元

五月一日起：每冊一萬五千元

郵費：掛號每冊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冊三千五百元

本刊合訂本第一卷即將售罄，茲應讀者需要，重行加印，成本已漲，酌增售價。但于四月三十日以前函購者，仍照原價（每冊一萬二千元）計算，外埠以郵戳為憑。

# 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

## ——荀子與斯賓塞爾解蔽論的一個引伸與補充——

潘光旦

不久之前，我寫過一篇稿子『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觀察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指出了兩個人在解蔽問題上許多不謀而合不約而同的地方。不過兩個人在解蔽的方法論上也有很不相同的一點，雖彼此並不衝突，甚至於還有相得益彰的好處，却終究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值得我們再提出來討論一下。

荀斯兩人都提到治心與治學的兩個方法，這一層基本的看法是一樣的。不過說到治學，兩人所說的學的內容却不一樣。荀子所說的似乎只限於我們近代所瞭解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而斯氏則限於自然科學，從數學邏輯起，中經物理、化學、天文、地質、以至於生物學心理學，全都屬於自然科學的範圍。這和時代的不同與學術背景的互異當然有很大的關係。荀子的時代是說不上甚麼自然科學的；荀子所瞭解的學祇是先秦時代所累積與流傳下來的一大堆經驗、知識、思想，有的見於記述，有的怕還是一些傳說，其中關於自然的零星知識雖也未嘗沒有，大部分總不出我們今日所稱爲文學、史學、哲學的幾塊園地，而在那時候，這些園地的畛域還是分不大開的。除了這些，時代與背景確乎也拿不出甚麼別的來。

斯氏的時代裏，自然科學已經相當的昌明，自然科學的門類已經由模糊而趨於確定，而各門類之間的關係也已將次闡明；對於此種闡明的工夫、斯氏自己還有過一番貢獻。在他看來，只有自然科學才是一貼解蔽的對症良藥，因爲在一切學術之中，只有它是最講求客觀，最尊重事實，最注意分析，而於分析之後，又能加以貫串會通的。在他的那本『羣學肄言』裏，他完全沒有討論到其它的學術對於袪除成見可能有甚麼貢獻。社會科學可以不必說。那時候關於社會的許多知識見解本來還不成其爲科學，而降至今日，也還說不上科學兩個字；斯氏認爲要社會的學問成爲一種或多種科學，我們必須先做一番清宮除道的工作，而袪除成見，便是這工作的第一步了。『羣學肄言』既爲此而作，則講到治學爲解蔽的一種方法時，自然是沒有社會科學的名分了。事至今日，社會科學既是比斯氏時代爲差較發達，我們再論解蔽與治學的關係時，立言可能要不同一些；但此不在本文範圍以內，目前姑不深論。

不過人文學科如哲學，如歷史，如文學藝術，何以在斯氏的議論裏也竟一無地位呢？這其間可能有幾個答覆。一是斯氏自己忙着自然科學的研究、社會科學的樹立，以及一切科學的會通，對於比較古老的人文學術根本不大理會，以至於不感興趣；他雖把他努力的結果叫做『會通哲學』，但此其所謂哲學和我們普通所瞭解的哲學實際上很不一樣，在他看來，他的是『可知的』，普通所瞭解的是『不可知的』而自作聰明者强不知以爲知罷了。二是他可能認爲人文學科是有它們的解蔽的效用的，並且已經相當著明，無煩再事數說，一則因爲人文學科已有過二三千年的歷史，再則當時所稱的讀書人是沒有不經歷過此種學科的薰陶的。三是反過來，他也可能認爲人文學科沒有多大解蔽的力量，他可能指給我們看，人文學科在歷史裏的累積雖多，發展雖大，對於讀書人的偏蔽，會無絲毫補救，否則又何待他出頭寫出一本專論解蔽的書如『羣學肄言』呢？四是更進一步，他可能認爲所謂人文學科也者根本就是蔽的淵藪；蔽的產生、蔽的維護、蔽的變本加厲，它們要負不少的責任。文學藝術重情感，哲學專事冥想理想，歷史受了情感與理想的支配，及充滿着歪曲的事實，憑空的結構，要從它們身上尋求解蔽之法，不是問道於盲麼？西洋二千年中宗教的桎梏，宗派的門戶紛爭，以及近代種種比較新興的入主出奴的力量，有如國家主義、階級觀念、種族偏見、改革學案等等，又無往而不和人文學科有不可分離的淵源；解鈴可能需要繫鈴人，但決不在這個場合，在這樣一個場合裏尋找解蔽之道，勢必至於得到一個抱薪救火的結果，以斯氏的聰明是不

做的。

不過上文說的乃是七十年前的光景，一半又還是我們猜度之辭。今日的情形又如何呢？不用說，斯氏解蔽的努力的收穫是極度的可憐的，說他完全沒有收穫，也不為過；不但沒有，蔽的種類加多了，程度加深了，範圍擴大了，蔽所招致的殃禍也不知放大了若干倍數，包括兩次的世界大戰在內，而可能的第三次大戰也免不了打在這個蔽字之上；而最可以數九京有知的斯賓塞爾認為痛心的是，這局面的所由形成，自然科學要負很大的一部分責任！

自然科學的效用之一，信如斯氏所瞭解與申說，是足以收解蔽之效的，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志在解鈴的一隻手終於成為繫上新鈴或把舊鈴繫得更緊的一隻手：這其間也有若干因緣，有非斯氏當初意料所及的。第一，斯氏自己雖主張會通，自然科學一向的實際趨勢卻幾乎完全側重在分析與專精，而越至發展的後期，此種分析與專精的趨勢越是增益其速度，積重而難返；能夠比較集成的大師有如斯氏本曠世不數遘，但到此後期，雖有此類大師怕也無能為力了。分而又分、細之又細的結果，對一門科學自身，我們美無名曰專精，曰進步，表面上似乎很有收穫，但對於從事的人，以及其人的意識情趣，分析就等於分崩離析，各陷其泥淖而不能自拔，各鑽其牛角尖而不易與人交往的結果，不是實際上等於分崩離析麼？不也就等於各自有其偏蔽障翳麼？達爾文自謂到了晚年，因為鑽研過久，連欣賞音樂的能力都消失了，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至於對一門科學自身表面上的收穫也終於抵不過實際上的損失。英國思想家席勒(F. C. S. Schiller)不說過麼，一門科學，因為過於鑽研，過於玩弄術語，終於會斷送在一門科學的教授手裏，所以一門科學的最大的敵人便是這門科學的教授。而斷送的基本原因也就在一個蔽字，他看不見別的，別人又不懂得他，不斷送又何待？這種分析、隔離、與翳蔽的趨勢又復自有其因緣，大致可說一半是屬於科學方法自身的，特別是在它的過分注意數量的衡量一方面，近年來西方科學家已頗有論及之者，而一半則由於從事於科學研究的人的眼光器識的短小，目前都姑不深論。關於這第一層，用荀子的話來說，就是『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就是『博為蔽成為蔽』中的『博為蔽』，博字事實上應是指『深邃』與『專精』，因為它是和『淺』字作對待的，不過用在今日的『博士』頭銜上倒也還將錯就錯的配稱罷了。用斯氏的語氣來說，則是由於『理智力的多患狹隘呆板，不能兼容並包』，亦不外上文限光器識之論；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在當時斯氏的見地裏，他似乎只看見了人的不是，而沒有看到科學方法的也有其未盡善處，也更沒有想到，理智力的狹隘呆板也可能和新興的科學締結良緣，而使科學完全成為一種擘肌分理與細皮薄切的勾當，從而增加了偏蔽的質與量。當時的科學是新興的，好比科學在今日的中國一樣，大家自寄與無限的同情與希望，也難怪斯氏自己也未能免俗而不無所蔽了。荀子所稱的『近為蔽』或『今為蔽』指的便是斯氏自己所患的這一種。

第二，我們通常講說科學長，科學短，總是失諸太籠統，其實就其對於人生興趣的滿足一方面來說，至少可以分成三種很不同的努力：一是培養一般科學的精神來造成更良好的人生態度與風格；二是好奇心的發揮與滿足；三是科學智識的控制駕馭，其目的在收取種種利用厚生的果實。三者都有它們的地位，不過從人生意義的立場來看，也就是從教育的立場來看，最關重要的是第一個努力，其餘兩種究屬次要。而自斯氏創論以來，七八十年間，科學的發展顯而易見走的是一條避重就輕的路。汗牛充棟的偏於理論方面的研究論文屬於第二種努力，除了滿足作家本人與小範圍的同行的人的好奇心與求知慾(即前哈佛大學白璧德教授所稱的知識淫libido Sciendi)以及本人的沾沾自喜的心理而外，別無更大的意義。第三種努力的結果是種種應用的器材，小之如日用的小玩意兒（西洋不喜歡機械文明的人動輒總稱之曰 Gadgets，提到時還不免嗤之以鼻），大之如原子彈一類的東西，數量之大，花樣之多，推陳出新之快，是誰都知道一些，無庸數說的，我們至多要注意的是，所謂利用厚生也者，利用誠有之，厚生則未必。不過我們認為三種努力之中，這兩種總是比較輕而易舉的，所以為之者多，而從旁喝采的人更多。至於第一種，在價值上最較重大，而非窮年累月不為功的一種，就很少有人存問了。所謂科學的精神，客觀的態度，謹嚴的取捨，持平的衡量，足以影響整個的人生者，則至今沒有成為教育的中堅要求；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的洗禮的理論科學家與應用科學家也正不知有多少了，但一襲出他們的本行以後，有得幾個是真能看事客觀，辦

事謹嚴，而論事持平的？三種努力之中，唯有第一種可以袪蔽，而被人忽略的恰好就是這種；第二第三種都足以養蔽，而受推獎的恰好就是這兩種，再用荀子的話來說，第二種努力的蔽是『欲爲蔽』，第三種的是『用爲蔽』，也是再清楚沒有的。

第三，七八十年來，科學自身已經成爲一個偶像，偶像化的遲早，各國不一樣，但終於成爲偶像則一；經過兩次世界的大戰以後，在若干先進的國家，這偶像雖似乎已經有些動搖，但一種以科學『爲萬應靈丹』的看法似乎並沒有改變多少，而其所以爲靈的道理，決不是因爲它可以養成一種健全的生活態度，甚至於也不是因爲它有趣，而是因爲它有用；這就和上文第二層的話連起來了。至於比較後起的國家，有如蘇俄與中國，則此種偶像化的過程正在方興未艾之中；中國五四運動以後，不常有人把科學稱做『賽先生』麼？此種稱謂上的玩弄花樣雖屬文人常事，不足爲奇，但欲一事一物發人深省，而不得不出諸以人格化或偶像化的方式，也足見提倡者一番推尊的苦心了。五四運動前後若干年裏的提倡科學，還可能爲的是它的精神足以影響生活態度，雖也不應以人格化的方式出之，也還有幾分意義，至若近年，則一切提倡的努力幾乎完全集矢於富國强兵的鵠的，即完全發乎一種急功近利的要求，連理論的研究興趣還說不大上，就更見得淺薄了。無論爲的是甚麼，科學與偶像總是一個名詞上的矛盾。論理，科學自身是無法成爲偶像的，它和世間所認爲偶像的事物也是風馬牛不相及；而世間破除迷信與打倒偶像的一般好事之徒往往假科學之名以行，此種假借名義的行動當足以證明此輩對科學的迷信，引科學爲偶像；也正唯其如此，才有破除其他迷信與打倒其它偶像的必要；誰都知道凡屬信仰與偶像，總是不兩立的。若有人問，何以確知近代人士已經把科學偶像化，這便是一個最直截了當的答覆了。至於偶像化和偏蔽心理的關係，到此便無須解釋，一切偶像的崇拜有它的蔽，甚至於由蔽而錮，斯賓塞爾在『羣學肄言』裏已經發揮得足夠清楚，不過他所十分重視的科學居然也會踏上偶像的寶座，則恐怕他連夢都沒有做過。至於荀子在這方面的見地，則見於『天論篇』，而不見於『解蔽篇』，即他的『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之論是。

第四，科學的發展根本忽略了人，尤其是忽略了整個的人，而注其全力於物的認識與物的控制，說已詳我前所寫『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一稿（觀察周刊，第一卷，第二期），茲不再贅。孔子有句話說，『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荀子在『解蔽篇』裏說，『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我們把這兩句話合併了看，就明白這方面的蔽之所在了。荀子又嘗評論莊子，說他『蔽於天而不知人』，如果我們把天釋做自然，而此自然者，不必爲莊子所瞭解的自然，而爲近代科學所瞭解的自然，則這一句評論便可以原封的轉贈給近代科學，而了無有餘不足之病。

第五，科學助長了一般人對於進步的迷信，亦即喜新厭故的蔽，亦即對未來的一種妄生希冀的心理。西洋進步的理論與信仰不始於自然科學家，而始於十八世紀末葉的社會理想家，但有人叫做進化論的演化論是自然科學家的產物。演化論，依照達爾文赫胥黎諸家的比較科學的看法，原是可進可退的，演化的過程並沒有必進的趨勢，赫胥黎在『天演論』的第一頁的原註裏並且曾經特地加以說明。不過在許多人的見解裏，演化論很早就成爲進化論，並且到如今還是一味的進化論。這其間也有一些因緣。一是一部分的演化論者的議論過於籠統，總喜歡說由簡入繁，循序漸進一類的話，斯賓塞爾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二是演化的學說和進步的理想終於糾纏一起，不加察別，便分不出來；這一半要由演化論者自己負責，即如上文所說，一半由於社會理想家切心於取得科學的幫襯，一樣宣揚進步的理想，從此更容易取信於人。三是科學的發展既完全側重於智識與功利兩種欲望的無限制的滿足，有如上文所論，確乎也供給了不少的成績，與人以日新月異，邁進無疆之感，即如原子彈的發明，從善於殺人的技術觀點看，誰會說它不高明，不進步？這終究是一個幻覺，一種蔽，斯賓塞爾自己雖也有進化的議論，卻沒有提防此種議論也會成爲一種蔽的張本；可能正因爲他自己在這方面已有所蔽，所以便不提防；也可能因爲進步進化之說，在當時歷史還短，還不大成一種傳統的力量，根本上無須提防；斯氏在他的解蔽論裏所提的蔽的種類也確乎是以傳統的事物佔絕大的多數。荀子的議論也沒有包括這一種蔽，他曾作『法後王』之論，爲的是要袪除當時人食古不化與以古非今之蔽，但在『解蔽篇』裏，他至多只說到了『近爲蔽……今爲蔽』一類的話；中國文化除了子孫一事物而外，是幾乎不問未來的；中國文化也不大講一般理想，進步的理想更可以說等於沒有；這大概是一些根本原因了。不過晚近以來，無論中外，這進步之蔽或維新之蔽，是很實在的，而促成此種蔽的責任，一部分不能不由科學負之，誤解了的演化論負一小半，走了偏鋒的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負一大半。

（下期續完）

# 對于錢端升先生所擬「聯立之路」的意見

北京大學政治系學生

編輯先生：貴刊二卷四期錢端升先生的「唯和平可以統一論」一文，引起我們政治系同學很大的注意。我們爲此展開了相當熱烈的爭辯，並且達到一致的結論。爭論的內容由筆者加以整理，茲特寄上。貴刊持論公正，兼容並蓄，如承賜刊，不勝感荷。　北大政治系學生楊中順啓

編者按：楊中順君寄來了這篇北大政治系同學對於錢端升先生「唯和平可以統一論」一文的意見書。這篇意見書的主要結論是擁護走「聯合之路」(即「政協之路」)，反對走「聯立之路」。這個結論的本身是沒有問題的。祇是這篇意見書對於錢先生原文似有誤解之處：第一，意見書中似乎認爲錢先生是主張走「聯立之路」的。我們覆按錢先生原文，可以看出原文作者也是擁護走「聯合之路」的，不過「聯合之路」既然沒有走通，所以他另外提了一條「聯立之路」出來，供大家討論。第二，意見書中認爲錢先生忽略了國共雙方以外的力量，即第三方面的力量。我們覆按原文，錢氏明明認爲「政協的缺點，乃在政協本身之未能充分表示國共以外大衆人民的力量。」他且進一步說：「如果今後的和平仍須循政協之路，則政協的參加者，國共而外，須有大量可以代表非國非共不附國亦不附共的中立分子。」錢氏之重視國共以外的力量，極爲明白。不知意見書中何以有此誤解？

我們認爲錢端升先生的那篇「唯和平可以統一論」，是最近國內幾篇重要政論中很重要的一篇。他提出了一個爲過去大家沒有提過的新方案。四月十二日大公報所刊王聚非先生等九人「我們對於當前時局之建議」，(見本期「觀察文摘」)也有與錢先生類似的建議，可見錢氏所擬方案，國內亦有人抱持同樣的意見。我們認爲錢氏原議應該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和討論，所以我們樂於發表這篇討論文字。

## 一

關於中國政治的出路，錢端升先生曾在「觀察」二卷四期「唯和平可以統一論」一文中有所主張，本文卽欲對錢先生的主張加以研討。

錢先生認爲「要和平統一，仍只有兩條路」，(以下引語，皆見錢先生原文)其一是「聯合之路」，卽國共雙方共同接受民主政治，以政爭方式代替兵爭方式以謀取政權；另一條路，用錢先生自己的話說，是「聯立之路」，「聯立」的意思就是「雙方減少爭持的範圍，由爭持而變爲互不侵犯的合作」。

所謂「聯立之路」，從其精神上說，就是認識爭執雙方的實際力量，並尊重這種狀況，因而要求「雙方均承認分立的事實」，彼此區域的「內部事務，皆憑自主，不相干涉」；在政治制度上，也只求有一個「統一」的形式，而不求有統一的實際；只在分立的兩個政府之上「更冠以一個共同的政府」。

顯然，共同的政府本身是沒有權力的，它的權力是基於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政府的同意，它不能干預任一區域的內政，它的職務限於外交及區域間的交通。

錢先生認爲這種組織是聯邦的組織，雖然他不願提出聯邦這名詞；他說：「我所以避免聯邦這個名詞者，就恐一稱聯邦，則國共兩方又將對聯邦制度大作爭執」。

其實，這種組織顯然是邦聯而不是聯邦。因爲聯邦的意義是：兩個以上主權團體(卽國家)爲特定目的(通常是外交或軍事)而形成的聯合。

在「聯立」的方案下，兩個區域顯然都是主權的團體——因為它們對自己的事務有絕對的決定權，用錢先生的話說，它們「裁軍可，擴軍亦可；資本主義可，共產主義亦可；一黨專政可，聯合政府亦可。」共同的政府雖負責某些事務，但它的處分是基於雙方的同意，而沒有強制的效力；如果雙方不能達到協議，則此共同的政府即失其行為的準據；如果它的行為違背協議，任何一方面皆得表示反對（不過事實上這種情形不會發生，因為在共同的政府中，雙方必有同等的代表權，一方不能壓抑他方之意見）而且，理論上說，任何一方隨時都可以脫離這個共同的政府，而使它解體。

組成份子是主權團體，而共同的政府是非主權的組織，所以「聯立」的路事實上就是邦聯的建立；這樣的組織而以中國領土為地理背景，我們在此不妨稱之為「中華邦聯」。

## 二

「聯立之路」僅僅要求一種鬆懈的邦聯組織，而且是一種比普通邦聯意義更貧乏、更狹窄的邦聯組織。

因為，普通邦聯的成立，多是為了共同防衛，因而邦聯中央必有穩定性的軍事組織，以滿足這種需要；但「中華邦聯」顯然不可能担負這種任務，原因是很明白的：一年多來國共談判的大部時間花在軍隊國家化的題目上，這證明要雙方交出軍隊是何等困難；因此，如果我們設想一旦共同的政府出現，雙方就會交出軍隊，或取消自己區域內的軍事組織，而從事於以共同防衛為目的的國防軍的建設，那顯然是不合實際的想像。

再者，普通邦聯之成立多是為了一致地處理外交事務。因為各份子國的外交處境相同，外交方針相同，因而設置一共同的機構以執行共同的外交政策，是則共同的需要為因，而共同的機構為果，故能善為運用。「中華邦聯」的情形則不然，它之所以負責外交，不是由於兩黨政府的共同要求，而實是它自身所應有之義（因為不如此，它便不成其為邦聯了——如果國共兩區域之間連這點關聯也失去，那就真是「南北朝」的局面了），在這種情形下，而欲求得積極的外交政策，顯然是不可能的；即達成外交政策之協議，也是非常困難。

以上說明「中華邦聯」意義之貧乏，但它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茲述其意義如下：

第一，統一的象徵　共同政府的存在，象徵中國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如果照錢先生所說，共同的政府設在南京，似乎更能表示中國內爭的美滿解決。

當然，這種象徵事實上是沒有價值的；然而，人類智慧的表現是能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求得可能的最美滿的結果，而不在能憑空虛構一副最理想的圖畫。錢先生之提出這種方案，必然是認為，這是在現實情形下最美滿的設計；至於事實上是否如此，後文當論及之。

第二，負責共同的外交　但這是雙方妥脅的結果，不會有積極性，不會有生氣，此點前面已經說過。

第三，區域間交通之處理　此點事實上最為重要，因為如果國共兩區域間的經濟聯繫完全斷絕，必致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區域間之交通為雙方共同的要求，故可能處理得相當圓滿。

## 三

事實上，祇有以下三條件之一存在，「中華邦聯」才可能出現：

一、雙方欲求和平，接受民主政治放棄兵爭，從事政爭；

二、雙方皆從事實上得到教訓，明知軍事行動不能解決政治問題，因而決心永遠放棄武力鬥爭方式；

三、在戰爭中雙方軍事力量都受到重大損失，事實上非休整不可，因而暫時地放棄戰爭。

前兩條件實現的可能性很小，它們的實現是「聯立」的充分條件，同時也使「聯合」成為可能。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堅持走「聯合的路」而反對「聯立」的方案，因為「聯合」是真正的統一，而統一是國家現代化的前提；同時，只有在統一的國家裏，人民才能在同一的政治制度及法律下生活，人民的權利義務才能不因地域關係而有所差別；而在「聯立」的制度下，人民的生活可能有天淵之別：一則享有政治自由，一則受專制政府的壓迫，這種差異勢必種下另一次戰爭的禍根。

第三個條件是「聯立」的條件——它很難構成「聯合」的條件（但並非不可能）——這個條件出現的可能性最大。但是我們 （下接廿二頁）

永無休止的追逐—

暗影—

無效的祈禱

觀察通信版

# 新局面前夕的派系爭鬥及人事佈置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改組！改組！「聯黨」政府的出現，一黨政府的退隱，這已經是時間問題了。在這個新局面降臨的前夕，南京的政治舞相，眞是有趣味！

## 實力派

先說政治人物：第一是黨的「實力派」。在三中全會前後，發動了政治攻勢，倒宋、打「政」，放大炮，一方面是對將要上台的政學系來個迎頭痛擊，一方面是給「最上一人」點顏色看看，表示對於新政局不甘雌伏。這一着似乎無大成功。「最上一人」在紀念週上痛加訓斥，拿出「團結黨內」的大題目壓制這種活動，並且表示「宋不貪污」，「陳儀的辦事不錯」；與二中全會後對當時的倒熊（式輝）運動者的表示一樣。在這時，若干報紙便放出陳立夫的出長經濟部和陳果夫的出任文官長的空氣；而洪蘭友的內政部呼聲，也配合着這一行動。最有趣的是國府擬設「設計考核處」，立法院不肯通過組織法，「民變」要員李宗黃卻四出活動，不肯放棄。看光景，今後如果政學系掌握政府，實力派便進取幕僚陣地來牽制他們。

## 政學系

第二是現在最被人攻擊而也最走紅運的政學系了。張岳軍的行政院長是名列「金瓶」。甘乃光的政院祕書長，已由此公推薦而先行出現。此系以近年來所支配下的地方政權，很多人物被人攻擊，打算調整編配一下。京中小報，已如此報道，大概第二流脚色如邱昌滑、鄭道儒等輩，有被提拔起來的可能。現在的內政次長胡次威，便是預置在需政籌備階段的一粒閒子。（胡本屬陳，但八年四川民政，已經是「從政」了。）

## 苦悶人物

第三是苦悶派，姑以邵力子、張厲生爲代表。邵張不是一路人，但同具有正義感，先後爲最上一人所信任，可是今天處境卻很難過！在國民大會前後，邵力子被攻擊得體無完膚，還是由於他的說話開罪他人，而又偏對「自由份子」表示同情所惹出來的禍！張的手腕靈活，出處謹愼，可是他自命是「孤臣孽子」，他被CC斥爲叛徒，又和「豪門」闊綳，在宋子文當政一段時期，要不是冷閒的內政部長，幾幾乎要被踢走。這兩位皆是半騷滿腹，不滿意現實，卻又無力去改造現狀。改組後他們的出處如何？邵是聲明謝絕一切了。張大概還能夠蟬聯，因爲他第一是華北人，第二爲張岳軍所不討厭，第三「聖眷未衰」。可是他能得到實權（如選舉之類）多少？恐怕很成問題！

## 雷震

在這裏得提到以「政協」和參政會起家的雷儆寰（震）。此公聲華藉甚，近兩年最被上面看得起的，他算是一個。他是邵老先生所提拔，政系三四把交椅的王寵惠所支持，很有一得「牛勞大位」的可能。這個原因，倒不一定是他能夠拉攏民社黨的關係。

在未來政府中，國民黨的人物部署，大概不外：政學系張、胡，加上雷、甘等爲主力。國防部支持的兩三個人，似乎是內政交通爲輔助。現在未定之天是最高幕僚如何調整，恐怕有「侍三處」捲土重來的趨勢！（編者按：「侍三處」即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三處之簡稱。原任主任爲陳果夫氏。）

## 競選第一

派系人物評論完畢，不能不提到派系人物的政治活動。綜合各方的活動，大概是以競選爲第一。組織團體，拉攏黨羽爲方法。現在明目張胆的活動有：人民憲會，這是以孫哲生系的立法委員爲主的一個半官團體，他們的作用是團結黨內素來不甚合作的政客論士們，緩和對「實力派」的矛盾，今後更將積極地爲競選的大本營。其次有「經濟研究社」和「農工服務社」兩個，最近都在南京開會活躍。這兩個是姊妹團體，都是「CC」的多年幹部的集合，其中份子多是東北人，「反熊」運動的健將多出於此。這兩個團體的競選目標是華北東北。另外中國地政學會，正在南京大開年會，但是「實力派」中另一人物所領導。這幾天活動，大概是意在長江流域的選舉吧！

## 倒李與競選

行憲法規剛剛頒過，各方最熱心的莫過今年的選舉，國民黨中，CC有主持選務的抱負。不把國大選舉放在內政部，而另設一個選舉總所，就是便於「直接指揮」。在各省主管此事的民政廳長，年來大多和CC有點因緣；長江下游，只有安徽省不是的。所以這些時以「倒李」「和談」的一擒一縱來講條件，機會到了，恐怕還是要選派大將出馬的。在「國防系統」下，在鄂、[illegible]、贛、豫、等省，這些地方，或者能出點新人物，而上面所說的苦悶派的張厲生，也許發生較大的作用。最主要的還是「團」的起來。

## 民青兩黨

●民社黨在下層無力量，青年黨頗有地方黨員，有把握的要算四川、湖北、安徽、江西四省。據說安徽的競選總指揮便是新自台灣歸來的夏濤聲先生。活動選舉的條件第一是有團體，第二便是掌握地方政權。現在民青兩黨已提出地方政權的要求，在表面上絕對會答應他，不過決沒有實權給他們！

## 政客紅運

各省主席在現在是不會更動的，因為各有派系做後台，誰也不肯讓出一子。為什麼李白做安徽李品仙「太上」？也是着眼於本年選舉，聽說廣西第一領袖，頗有過一過第一任副座癮的企圖，那末便只好以皖桂兩省做「基本票」了。台灣的陳儀去職不成問題，後繼的人，非張岳軍點頭不可，也是這個道理。總之，為着這個裝門面的「民主中國」，政客販子是大走紅運了，派系的矛盾是更加尖銳化了！戰場上是烽火瀰漫，政治舞台上是鈎心鬥角，所苦的是不會說話的老百姓，他們又要承受戰爭的災難，又要扮演政客們的傀儡戲，怎不啼笑皆非！

# 記天津車站丟盡國家體面的一幕

### 美憲兵強橫無禮，目中無人·把中國看成什麼
### 杜市長親歷其境·體味其情·低頭含淚長嘆息
### 千怪萬怪·祗怪自己打仗·乞助他人·不爭氣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天津通信）北平軍調部最後一批撤退的美方人員四百餘人，由吉倫將軍率領，四月八日晨離平過津赴塘沽登船返國。天津黨政軍各界及人民團體代表數百人於早晨九點多鐘便到車站迎候。專車定十二時到站，十一時三刻，市長杜建時等均到站台，本埠及外埠記者十餘人集於杜市長附近，準備歡送此輩為中國和平努力的美國友人。不幸在專車尚未進站時即發生一意外事故，使這一個熱烈的場面大殺風景。

十二時五分，專車即將進站，突有美憲兵二名，揮手驅逐新聞記者。立在最前面的是上海新聞報記者瞿伏安。瞿君立即以英語告訴美憲兵：「這裏都是新聞記者」。但該憲兵更以譏笑的面孔繼續用力推擁。民國日報攝影記者關季衡身上挨了好幾拳。

一個MP抓着關君的領帶，嘴裏說：「你是不是要我打你的鼻子！」他一拳就把關君推進了人堆裏。站在杜市長身邊的施麥斯總領事伸出一隻胳膊，護住杜市長，對MP說：「我們不要這樣！」美憲兵一面繼續推人，一面說：「我們是奉了命令的，我們要怎樣便怎樣！」施麥斯總領事說：「但何華德將軍怕不是要你們這樣！」兩個MP就把記者們一直推向市長身後，還有市黨部的宣傳指導科長楊廣齡、楊芳春等也被驅逐。但同時站在那裏的十幾個外籍記者，他們卻問也不問一句。

記者們忍無可忍，就告訴杜市長：全體退出，並立即由外勤記者聯誼會召集緊急會議，決定拒絕發表任何有關美軍撤退之新聞。一些官辦通訊社和黨辦報紙的記者的也憤慨的說：「寧可飯碗丟掉，也不能忍受這個恥辱！」一方面決請市政府向美軍當局抗議，要求美軍當局正式道歉，懲辦肇事人員，並保證不得再有類似之無禮行動。

正在開會的時候，杜市長派祕書主任王余杞和社會局長胡麥華來向記者們慰問，並表示希望不要把事情擴大，尤其不可以引起反美情緒。但這種反美情緒早已積蓄在人們的心裏，那些記者們天天看到聽到。不過是為了國家的體面，中美的感情，只能壓在心裏不說，但當無理的手掌打到他的身上的時候，這種情緒就爆發出來了：「新河事件他們美國人丟盡了臉，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搬去多少軍火，我們不給他發表，夠客氣了……」「時事日報的記者前兩天被他們扒去衣服，市府新聞處梁處長去了，把自己的襯衣脫下來給他穿，兩人才走出美國憲兵隊。」「MP在街上隨便打人，這是根據什麼條約？」「天津不是他們的殖民地！」「這簡直是新帝國主義！」

也有一些小心的人怕因為反美而被戴上紅帽子，不敢說話，但沒有一個人心裏不憤慨，而且大家都深深感到這是損傷了國家的尊嚴！不是提倡「愛國」嗎？現在正該表示一下愛國的眞正意義。記者們擁到市政府，請杜市長立即向美軍提出抗議。

當杜市長走進那間平時招待記者的會議室時，空氣低沉極了。杜市長聽完了記者們提出的條件，半晌沉默，不作一語。以後，他緩緩的說：「大家的要求可以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我馬上就叫外事處去和他們交涉。」他並且說：「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正在旁邊，你們難過，我比你們更難過！若不是施麥斯搶住，說不定……」他深深吁了一口氣，「在我的立場，我不能說什麼，我帶着中國的勳章，假如當時我對他們說什麼，他們也許不聽我，那就更難看了，我看着大家受委屈，我聲極了……」杜市長又深深的吁了一口氣，他說：「他們有大兵，我是市長，我也有我的民衆……」他情緒激動，語不成聲，只是長長的吁一口氣。有人看到他的眼裏含着淚光。許久許久，他抬起頭來，說：「我們受這些委屈還不是怨自己的國家太不爭氣！自己內部打仗，經濟混亂，靠人家援助……」「我希望大家千萬不要說美軍什麼，只說這兩個憲兵好了，現在國際上情形很複雜，宣揚出去又給人以口實。還有，希望大家發表這件事的時候，不要提到我在那裏……太難堪了！」杜市長微俯着頭，緩緩的走出去。

雖然也有人懷疑這是杜市長[illegible]付新聞記者的一種策略，但至少他以一個市長的身份，看到市民們在自己面前受到無理的屈辱，而這樣屈辱說不定也會加於他的身上，對於他的地位和尊嚴，總不能不算是一種深的諷刺。

帶着那麼多為中國和平而消磨了幾年光陰的人們，帶着那全部的「和平工作」，吉倫將軍回國去了！但在他們離開中國以前的幾小時，卻在天津留下了這樣不愉快的一個插曲。第二天的報紙上，沒有照例的「獻花」「致謝」「情緒熱烈」這些名詞，代替它們的，卻是每家報上「陵野蠻行動」的描寫，和新聞記者的抗議！

（四月九日寄）

# 記陳達教授

全慰天

陳達教授雖是中國勞工問題專家，可是他在國內的名望遠不及在國外高。陳先生現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自民國十二年起，二十四年來不曾離開清華講臺。他已是清華的元老。

陳先生身材並不高大，甚至還可說比較矮小。浙江餘杭人，說話卻不帶浙江口音。現在已有五十多歲，但面貌好像四十多歲人。他說：「抗戰期間，在雲南曾有一位分別二十多年的同班同學，他小我幾歲，那知道他已比我顯得老了。哈哈！」那時陳先生坐在一張書桌前，手上拿着我帶來的煙斗，背微向前傾，非常平易的樣子。

我問什麼陳先生不顯老呢？主要原因是生活規律化。工作時埋頭工作，等到休息的時候到了，就一切放開不管，安心睡覺。「我眞像一部機器」，陳先生有時如此自我介紹。今年二月的某夜，陳先生在家對他的學生說：「我有午睡習慣。昨午我在北京北海公園附近某飯館中吃完飯，因為館內當時沒有其他客人，我就伏在桌上睡着了。」剛好陳太太在側，補充說：「他平日無論如何不吃零食，我們吃，他不吃，他只照例吃他的飯。」有這種生活習慣的人，自然不致從心上老，至少是比較不容易老的。

陳先生的研究工作是沒有一天停止過的。他已有書籍出版的人口問題和中國勞工問題，以及去年在美國出版的 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都是他很實在，很有價值的著作。最近，Worker in Transitional China 又在生產期中。這類巨著固然消耗了他大部的生命力；但他認為這種工作本身含有樂趣，工作雖不苦惱，而是享受。「不比在政府做官，責任又重，人事關係又複雜，弄得精神常緊張，苦，受不了！」由這話看來，陳先生此生沒有學說當導，似乎很尊重自己愛幸。當然，他在學術界雖是一個學者。

關於研究學問，當然陳先生別饒功夫，但他是主張『專己的』。這意見和他的好友潘光旦先生『通』的主張適不相同，但光旦先生頗有君子之風，故此能夠『不同而和』。陳先生常如此說：『潘先生眞是老好人，一點脾氣也沒有。』潘先生從前在清華受教於梁任公時，曾做一篇關於論文呈上去，任公非常讚賞，給批曰：「以子之才，無論研究文學科學或從事政治，均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駁雜。」不過潘先生的研究興趣始終是很廣博的，不但主張通的理論，而且事實上也向通的路上走。他本是學動物學的，但卻在清華社會系執教，偶爾也出席文史學會演講。他眞是博學。

陳先生剛好是潘先生的一個對照。陳先生有一次說：「我覺得一個人不容易通，我的辦法是『一條路』，要走一條路才有成績和貢獻。」陳先生一面微笑，一面細聲說着「一條路」三個字，有一種可說慈祥的神情。

沙坪打靶

陳先生與施嘉煬教授

政治輿論的言行，陳先生當然聽到很多，但對實際政治從不感覺興趣。民國十餘年間，陳先生曾被任命為國民政府戶政司司長，可是就任不久，又情願辭職回到清華園來。為什麼如此？主要原因是過不慣官場生活，也看不慣官場習氣。「除了本行就是外行，我還是幹我的老本行。」不但如此，他平日也很少談論政治，品評政府官員。雖然有時也批評政府人口政策或勞工法規，但這是他研究範圍以內的題目；不能不有以論述，並且純粹是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不故意偏袒任何黨派，也不故意攻擊任何團體。「我眞是一個道地的『無黨無派』。」這話在陳先生是說者無意，可是在有些人聽來，也許是一個諷刺。

但陳先生這種『道地無黨無派者』的態度，近一年來似乎有很大的改變。原來陳先生夫婦住在清華園時，和聞一多先生的住宅只隔一條馬路，兩人常相聚首。隨學校到昆明後，聞先生更住在隔壁，聞先生在書桌上寫字或刻圖章的聲音，他都能聽得非常親切。陳先生有一次說：「聞先生是一個好人，富於感情。我們常在一起。他遇刺的那天下午，我和他同時出門分手，三小時後我回來，他就被特務刺倒了。旭都〈陳先生之公子〉當場把他背回，旭都身上還染上血漬。我眼見聞先生死去，眞慘。那時我眞恨，我憤怒得很！」我們至少可以說：聞先生之死，是陳先生對政治態度轉變的大關鍵。的確，隨學校由昆來平後，如果和陳先生談起國內情形，他總是老老實實六個字：「國民黨是不行了」。陳先生近來在課堂上，也時常發牢騷。「他們說我們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總比他們好些。」「最近聽到國民黨特務說，說完全是對付共產黨的意識寫當。在這有些國人口普查以前，舉辦國民身份證，遺禍無窮。……」這種話絕對不是一年以前的陳先生所能說的。

因此陳先生對於政治的態度現在有些改變，但他依然保持着以往研究學術的一貫作風和興趣。學校裏的會議，照例不參加；沒有必要的事情，照例不拜訪朋友；家中大小事務，照例歸陳太太一個人主持的

是他欣賞寶貝的研究時間。其餘，偶爾打鳥或釣魚，但現在已沒有戰前那種閒情逸致了。集郵是否已經完全停止，我還不知道。

陳先生不吸煙不嗜酒。如果是法國葡萄酒，也許勉強可以喝兩杯。平日對學生非常謙和。每每學生介紹職業，介紹信總是老老實實幾句話。有一次在這類信中還附上『該生英文成績不及格』等字樣。如果學生向他提起職業的待遇問題，他就一面用手搖鬍，說：『胡鬧！』是的，陳先生對人的態度是很『方』，一點也不圓滑。他常說：『我真是老古董。』

不幸國內這種老古董太少了。否則中國的局面也許不是現在這樣子吧？

陳先生及其研究人員

在呈貢清華國情普查所

## 陳達教授履歷

民國前二一年，生於浙江餘杭縣。

民國前五年，餘杭縣立高等小學校畢業。

民國前五年至前一年，杭州府中學肄業。

民國五年，清華遊美預備班畢業。

民國五年至十二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民國十二年至今，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

民國十四年，赴檀香山參加太平洋學會第一次會議，並遊日本與朝鮮考察。

民國二十三年，赴南洋羣島從事南洋華僑問題之研究。

民國二十四年，赴歐洲與蘇聯考察。

## 陳達教授著作


1. 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Washington D. C. 1923.
2. 中國勞工問題。商務 1929.
3. 人口問題。商務 1934.
4. 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商務 1938.
5.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1940.
6. 浪跡十年。商務 1946.
7. 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6.


## 編者說明

關於刊發這篇稿子，我們必須說明幾句。當我們收到這篇稿時，我們很詫異，因為本刊過去從來沒有刊載過這類文字。在根本上，本刊要不要有「人物」這一欄，我們的態度是偏向消極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深恐有了這一欄，於是你也來介紹一個人，他也來介紹一個人；如其我們以為某一篇可刊，刊出後或者有人疑心我們在捧某一個人；如其我們以為某一篇不可刊，或者有人懷疑我們歧視某一個人。我們這種態度誠不免過份謹慎，但今日的社會確是這樣一個病態的社會，我們願意避免不必要的懷疑和誤會。再就文字方面說，普通以為這種文字『容易寫』，實則這種介紹人物的文字最難寫。既須莊嚴又須生動，而用字造句，處處要有分寸；而一說到用字要有『分寸』，恐怕就不是一般投稿讀者所容易做到的了。所以我們很坦白地表示，我們雖然這期刊載了全先生投來的這篇稿子，我們斷然以後未必絕對不再刊載這類人物介紹的文字，但我們實在並不希望讀者以這類的文字寄投本刊。

至於這篇「記陳達教授」，文字樸實，尚無渲染誇張之處。正因本刊過去並無「人物」一欄文字，所以全先生的投稿，顯然是一次由衷的投稿。我們既然決定採用這篇稿子，所以又去函作者希望作者補寫一份陳先生的履歷表及著作表，並希望作者設法打攝幾張照片來，以增加文章的風趣，我們並說明希望要打攝那夠這一類有生命的照片，而不是呆呆板板的四寸半身照。作者果然寄來了五幀，都合於我們的要求；現選刊三幀。至於陳達教授本人，報載已應美國普林斯登大學二百年紀念會之邀，赴美演講。（編者）

戰前清華園附近

# 一曲難忘

李慕白

清晨，禮拜堂的鐘聲把我從模糊的睡夢中喚醒。今天是新年後的第一個禮拜日，又是美國作戰返國軍人的懺悔日。昨天，一位朋友告訴我說今天全美各地禮拜堂要同時舉行日出禮拜，那些凱旋歸來的軍人和他們的眷屬都必須參與這一個懺悔的祈禱。

我走到陽台上，我朝向東方，在這九層的建築上遙望着遠方。那蔚藍的天，那平靜的海；那海與天的接吻，牠們吐出來的朝陽，照耀着天際鮮紅，反映着海水發出火光。我又沉默地俯視着下面那一片圍着殘雪的屋頂，那零星散落的花園，還有那尖聳的教堂鐘樓，不禁令人驚歎這宇宙的偉大！更令人神往！

那遲緩的鐘聲有節奏的響着，迎接着東方的日出。我想到這時候那許多成千成萬的心靈，他們正在虔誠禱告，向神懺悔。也許有人曾經厮殺於那血腥的戰場、天空、或者海上，悽痛的回憶使他們心傷。也許他們會想到這一次的戰爭究竟是爲了什麼？他們爲了什麼參加屠殺？又爲了什麼帶着血腥的手回來懺悔？耶穌雖然說「能夠懺悔的劊子手也是好人」；但世界上有幾個像耶穌那樣寬大仁慈的人呀？他們跪在神的面前，他們低唸着禱詞，目的是想求神的寬恕，然而悽痛的回憶卻很明晰的擺在他們的前面，這顯然是一種矛盾，甚至是一種虛僞。多麼可憐的心靈呵！

我站在陽台上入神地看着，想着，還聽着。那血紅的太陽在告訴那許許多多正在祈禱的人，牠好像在說：「你們還些可憐的無助的心靈呵，像我這樣一個火熱的軀體，也抵擋不住血腥的渲染，這個世界也快要被血腥染完了。你們還懺悔什麼？還呻吟什麼？你們快看着東方罷；這血紅的東方又出現了，這正在遭着災難的東方呀！」我已然完全墮入了幻境，那悲壯的聖歌，那古老的風琴所發出來的呻吟，一切一切，都叫人不能自制。我不禁閉上了眼，用雙手按住欄杆，我在無比的痛苦之中想着這個世界。

在陽台上我整整佇立了一個多鐘頭。我的心已經跑進了那莊嚴的教堂，一直等到那淒涼的鐘聲又響了，我才回到房裏。我望見那被拋在地板上的一團揉皺了的字紙，我便想到不幸的莉麗；她無疑的變成了這一次戰爭中痛苦的果實，她今天一定會更想念她那死去的丈夫，被這一次戰爭屠殺了的郵人。

今天星期，我無事可做。因此對於前天與莉麗約定的「一週後再見」祗好毀約。我坐了街車一直往莉麗家裏去。車到那小橋邊我便叫車夫停了下來。

離小橋約有百步的樣子，那便是莉麗的屋子。那所小的房子，浸浴在冬日的陽光裏，屋頂上的殘雪正在溶化。小花園裏的松柏樹依舊青翠可愛。我走得很遲緩，走近那屋子的時候好像過了一個悠長的時間。走上了那石階，我照例地按着門鈴，不一會那門便開了。她的女僕微笑着迎接着我；同時，一陣動人的歌聲伴着那鏗鏘的琴聲吸引着我。我問那女僕：

「是莉麗的歌聲？」

「是的。我就怕聽她唱這悲哀的歌，但她卻偏偏要唱。」她收斂了笑容，瞪着那對圓大的眼睛一邊關門一邊說着。

她陪我到了客堂，我說：

「不要去通知她，我要聽這歌聲。」

你應該讓她唱完這支歌的。」她的音調很苦。我望着她用白圍裙揩着眼淚走了。

我站在壁爐前面，雙手插在褲袋裏，俯首靜聽着樓上的歌聲：

這樣葡萄美酒，
紅得好像血漿，
魂兮歸來歸來，
聽我歌聲蕩漾。
你在地獄的罪，
我願與你同享；
魂兮歸來歸來，
你如不在天堂。

她唱着高音，但那調子是多麼的淒涼！我知道她唱的是一支著名的「招魂曲」；這歌曲在她今天唱來，一定使她深深感動。她雖然唱完了，但她的歌聲已爲這所房子留下了不少的悲傷。我走到樓梯旁邊，正預備上去，那女僕卻走了進來，她輕輕地問我：

「現在可以通知她嗎？」

「不，還是讓我自己上去罷。」

於是我輕輕地走上了樓。又輕輕地推開了她的房門。我見她正伏在鋼琴上，她的兩肩在抽動；她哭得很傷心。

這是我第一次走進了她的內室。我抱了很大的勇氣走到她的背後站住了。那鋼琴上安放着一座像架：一位英俊的軍人，穿着美國空軍的服裝。

我細聲的叫了她一聲。她驚嚇得突然轉過聲來：

「你怎麼進來的？」她顯然在向我質問。

「我想我這樣進來不會使你不快的。」

「她睜大着淚眼望着我。一種非常矛盾的感情佔有着她。由驚奇而憤怒，憤怒而妥協，她這一串突變的表情很明顯地透露了出來。她終於回轉身來，慢吞吞的說出了這一句話：

「你今天不忙嗎？」

我搖搖頭，沉思了一會，說：「今天是星期日」。

「昨晚那位小姐呢？」

「你是說愛麗絲？」我說。「我想下午我們同去看她；我打算請你們吃晚飯。」

她聽了我的話，看去似乎覺得有一點很奇怪，但她並沒有做聲，今天她的態度對我很冷淡，至少，她是裝出了那副冷淡的樣子。

我不時的偷看着那一張放在鋼琴上的像片，從那上面的簽字看來，我知道牠一定是她的第一位丈夫。我這個祕密，顯然被她窺破了，於是，她說：

「他就是我在潘比海濱告訴你的我的第一個丈夫。」

「他很英俊！」我讚美着說。

「但死去了的英俊，是不會再來的。我今天早晨……」她淒咽得不能成聲。

「你今天早晨沒有去做禮拜？」

「去的。」她强作鎮靜的說：「但我很懷疑禱告

；警告有什麼用？牠最多祇能暫時的安慰自己，不，牠簡直在欺騙自己！」她的感情衝動得非常的厲害，她的聲音那麼的酸楚。我站在她面前，現得十分的拘束，但我却仍舊做出很自然的樣子來安慰她，我用手輕拍着她的肩膀，我說：

「法國有一句有名的格言說：Misfortunes come on horseback and go away on foot，所以德國人才說 Misfortune is a good teacher。你對哲學有造詣，我想你對於不幸，一定比我瞭解得更清楚。」我坐到她正在坐着的那條鋼琴凳上，繼續着說：「所以，你要達觀一點，並且要通過歡去找尋快樂。中國有一句俗話，說『人生應及時行樂』；你爲什麼不可以？你還年輕，你還有你的理想與幸福，你爲什麼要放棄牠們？」我反過身來，面向着鋼琴，用我生硬的手法彈着，我彈的是Rejoice, the Lord is King。我說：「莉麗，來罷！你應該歡欣！」

我輕輕地唱着：

你當希望歡欣！
耶穌必再降臨！
引導從主僕人，
同歸天上家庭。
我們將聽到天使的聲音，
歡欣！那天邊飄揚的『歡欣』！

這歡聲也許能帶給她來一點兒希望。當我唱到最後兩句的時候，她也附和着唱了起來。

人生本來是一個謎。像莎士比亞所說「任何聰明人不能猜透的謎就是人生」。在這個虛僞的人生中不知有多少人被這謎所苦惱，被牠所煎熬。多少人爲牠而走上迷途，多少人又爲牠而犧牲了性命，多麼可怕的人生啊！我想到這裏，不覺用我的手指毫無節奏地彈擊着鍵盤，叫牠發出那零亂無章的音調。我的心亂極了。我也不敢去看莉麗一眼。我們同坐在這一間死寂的房子裏，似乎已經變成了兩個不會說話的幽靈。時鐘的嗒的響着　那熊熊爐火，在這間沉靜的房間裏也好像蘊藏着無限的驚異。空虛的情感把我們導進了兩種不同的遐思與幻想。我雖然不知道她這時的心情是怎麼樣，但我至少是曉得她很苦。在她的生命中失去了一件非常實貴的東西，這東西便是愛。從她的談話中，知道她第一位丈夫所給與她的愛才是她永遠不會忘記的。她現第二位丈夫那兒所得到的祇是恨，所經驗的祇是痛苦。而今，她又開始在覓尋那愛的途徑，她何嘗不想快樂？然而她到處遭遇到困難，　困難便是她眼前煩惱的沼澤。

我正想得入神的時候，忽然覺得坐在我旁邊的莉麗在蠕動着，她漸漸地挨近了我。她那圓黑的眼睛，在細長的睫毛底下發射出熱情的光，那強烈的視線不停地注視着我，我感到一種吸引力，這吸引力使我在無意中把她擁抱在我的懷中。她的頭枕在我的胸上，她漸漸地閉上了眼睛。

「Paul！」她像夢囈一般的說。「你什麼時候回國去？」

「我想不會很久的。」

「你走了，我更要感到孤單了！」

「不過我希望你不會孤單。」

「你的希望太渺茫了！」

她依然閉着兩眼，那美麗的雙臂微微顫動着。我的心中不免有所感動，我撫摸着她那蓬亂的頭髮，我應該多用沉默來表現我對她的關切與友愛。我不能再跟她多講話了，特別在這種情形之下。

當我與她共進午膳以後，我要求她上樓去休息，並且告訴她等我出去料理了我的工作，晚上再來邀她去找愛麗絲吃晚飯。

在無語中我們分了手。我走到那小橋邊，不知不覺中我又停住了，使我想到那天聖誕夜的晚上，我們初次相會，就在這裏，與今日的情景比起來，實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氣，望着那掛在高空的冬日的太陽，覺得　分的溫暖；又想到她那動人的歡聲，不禁一陣淒涼，令人難忘。

（海外憶之七）

（上接第十五頁）是否應該同意甚於這條件而出現的「中華邦聯」呢？

應該反對。因爲這樣的「聯立」事實上只是一場和平的幻夢，祇是暫時的休戰！爭執的變方（國共）或一方會提議這種制度，一來可以裝成愛好和平的姿態，實則可以達到重整軍備之目的；這樣的「聯立」不但終要被另一次更激烈的戰爭所推翻，卽在和平階段（共同的政府組成之後，新的戰爭爆發之前）人民也要被壓榨得嚐不過氣來。請想想吧，鄰居是一個不共戴天的仇人，我同他「和平」相處，不是因爲仇恨已經消解，而是因爲搏鬥倦了需要休息，我們能避免休息後的死拼嗎？就在休息的時侯，我們能不各自譬惕，隨時「備着對方的攻擊嗎？國共正是這樣的一對，「聯合」是要他們消解相互間的仇恨，而「聯立」則無法使他們的仇恨消解，却只要求他們把仇悵埋藏在心裏！在這種情形之下，變方都必然要塹軍經武，秣馬厲兵，準備下一次的廝殺，受罪的當然是人民了。

以上說明「聯立」是可能的，但不是好的，事實上有更好的路在，那就是政協之路（聯合）。錢先生似乎完全忽略了爭執變方以外的力量，也就是廣大的各階層民主人士，自由份子的力量，第三方面的力量。固然，決定的力量在於國共自身，第三方面不能扭轉他們各自行進的方向，但是却可能影響他們，使他們的方向發生若干小角度的偏差，進而順着新方向推動他們，使他們漸漸接近。

譬如，在上述第一或第二個條件實現的時候，第三方面的任務就是要堅持「聯合」之路，而反對「聯立」之路。如果第三個條件實現，他們的任務更艱巨，就是要努力促成聯合政府的出現，而反對毫無實際意義的邦聯組織，以免人民再一次受難；如果這個目標不能達到，他們的任務就是要向爭執的變方提出警告：用「聯立」作恍的企圖其實是用自已的生命冒險！應該提醒他們：任一區域（國民黨區或共產黨區）的人民都再不能負擔另一次備戰的重壓了，再不能容忍另一次毀滅性的戰爭了。

除了任現實自然發展（聽憑內戰繼續下去），看無情的歷史法則再一次得到證實外，中國政治之路只有一條：政協之路——聯合之路！

## 觀察文摘

# 我們對於當前時局之建議

建議者：王絜非　毛一心　吳　偉　徐治平　洪甘人　章　鈺　鄒愼之　劉詠春　劉子瞻

原刊處：四月十二日大公報

關於政治解決問題。吾人鑒於中國共產黨之擁有土地與軍隊，為既成之事實，深以在過渡時期，不違背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之原則下，應創立一折衷辦法，俾適合當前之事實。此折衷辦法，即將國內若干區域劃歸中共管轄，准許中共在其管轄區域內，試行其政制，但對外一切行動，應由各黨各派組成之聯合政府主持之。中共試行區域之地方政權，與中央權限之劃分，應明文規定，使聯合政府真正成為全國最高之權力機關。但區域之劃分，無從硬性決定時，儘可採取人民直接投票方式決定之，藉表人民之傾向。至於軍隊，在強有力之聯合政府未成立前，除准中共保留少數軍警，擔任其管轄區域內之警衛外，一切武裝均應移交中央政府統率，而國民黨之軍隊，亦應同樣辦理，俾使軍隊真正成為國家之武力，而非某一政黨之工具。循此折衷辦法，行之數年，國共雙方以政績爭取人民，比之今日以武力奪取政權，動機與方法，均較合理。

關於政治改革問題。國民黨一黨專政，垂二十年，其政治措施，每偏於一隅，忽視全局，鮮顧及時代與人民之需要。以言機構，則駢枝繁雜，權責難分；以言政令，則朝令夕改，是非莫辨。因是積年以來，政治效率日趨低落，貪污之風遍及全國，外招列強之非議，內受人民之指責，若不銳意改革，則叛亂之來，必層出無窮。

當今世界政治之趨向，已一反過去專制時代效忠於個人之作風，轉而注重整個國家民族之利益，故一切政治措施，應繫於法　而非繫於人。國民黨前此視野，偏於一黨專政，其褊狹觀念所表現之行為，處處壓抑其他黨派，剝削人民合法自由，須知此種行為，在今日不僅違反時代之趨向，且將直接間接激起人民之反抗，促使自身政權之崩潰，此為國民黨今日應痛自反省，勇於自覺，庶期能自救救國。

吾人認為國民黨自覺自新，應基於三種精神之表現，此三種精神，即：「寬大」「忍耐」與「信守諾言」。

國民黨多年來排斥異己，壓抑其他黨派，使忠貞幹練之士，均裹足不前，此實為國家莫大之損失。吾人所言寬大者，即國民黨除充實健全自身之政治生命而外，同時更須扶助其他各黨派，容納各黨派優秀人才，參加政府，共赴時艱。

國民對國民黨之責難，不論口誅筆諫，抑或見諸行動，此非國民對國民黨之絕望，實寓有竭誠盡智督促國民黨改革之熱望。國民黨若不明乎此，仍施以箝制高壓之手段，則國民黨及其政權與人民間將永無接近之一日。吾人之所謂忍耐，即國民黨應自動虛心，接受社會公正之輿論與人民之建議，除垢去污，導國家政治於正軌，則不僅人民同蒙福利　而國民黨之政治生命亦可重趨穩固。

今日國民所企求於國民黨者，不外乎維持安定之生活，與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政府雖一再向人民提出諾言，但實際並未見諸實行。吾人所提之信守諾言者，即國民黨如能以執政黨之地位，履行前此所允許人民各項基本權制之諾言，則不難挽頹勢，收人心，並可昭信於全國。

關於建立民主政府問題。今日若干偏激之士，均主張推翻現政府，樹立新政權；然吾人審察國內外實際情勢與人民祈求和平之熱望，深以當前政治之趨向，應本安定之原則，不可操心亂衆，斲喪國家之元氣，是以吾人所持之意見，為「緩變」而非「激變」。現國民黨主政以來，所擁有之黨員與造成之潛勢力，在中國　疑為第一大黨。且其中不乏思想前進酷愛自由之人士，彼等之賢明與幹練，不為黨內所重視。今後國民黨如能任彼等出而羅致各階層各黨派優秀人才，召開黨派會議，進而組織聯合政府，則未始非建立政治之基石。是以吾人對於建立民主政治之意見，着重於現政府之改組，不願再見換朝代式之爭奪重現於今日。

由現政府領導，組織聯合政府，其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吾人主張由各黨派會議中推舉德高望重，能融合各黨派意見之人物擔任之。推舉原則，應極力避免指定方式，藉以表示各黨各派參加聯合政府，係出於和衷共濟之精神，非出於分贓求利。

除行政院而外，他如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院，尚未實行民選以前，其職權應予擴大，人選應儘量容納各黨各派及超黨派之人士，俾各院不致壟斷於一二黨派之手，能各本其立場，不偏不倚，發揮其作用。

至於地方政府之人選，如各省省政府主席，其任命可由行政院長提名，經黨派會議通過；至省府各級官吏，省主席有任用之權，但屬下有失職貪污等不法行為發生，省主席應負行政及法律上之連帶責任，藉以防止低能者之濫竽充數，與狡黠者之作姦犯科。

聯合政府產生後，吾人不僅注意人事之調整，與制度之確立，同時期望聯合政府之施政有三種新作風之產生，此三種新作風，即：反分贓，重法治，尊民意。具體言之，即：（一）人事方面：唯賢與能是用，切實完成人才政治之最高目標　並以過去重視黨員之偏狹態度，代以重視各黨共同政策之推行，使一切機構不因人而設，行政之效率亦得以提高。（二）行政方面：權責務須劃分，賞罰尤應嚴明，使貪污枉法之風絕跡，社會正義之氣發揮。（三）民意方面：接受真正之輿論，凡民所好者，納之；凡民所惡者，去之；使人民與政府打成一片，息息相關，互為砥礪，促進政治之修明。

上述三種新作風，均為組織聯合政府實現民主政治所必具之要素，同時亦為吾人對於革新目前政治所提供之建議。

讀者諸君：來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中宣部審(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一五五二號


#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考。

南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黿頭渚　惠山　錫山
蘇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江　佘山
嘉興　南湖　烟雨樓
杭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問訊處
上海電話：四二四三三號
南京電話：三二一二五號
杭州電話：二七一六號

營業所
上海電話：四五五二一號
南京電話：二二二八〇號
杭州電話：一四三九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 上海華豐染織廠

註冊商標　華豐染織廠

## 出品

織花線呢　士林色布　學生布　條子府綢　素府綢　校服布　藍色布　漂布　漂白斜紋　元色斜紋　嗶嘰　健美呢　條素絨　縐紋呢　大家布

## 商標

醒鐘　華豐　美球　月美　健美　美亭　大路　女學生　團圓　撲蝶

總務處　上海天津路四五六衖四號

電報掛號　五一四八　電話　九二六〇三　九一四六九